

谷底に咲く竜胆

しゃちぶり

※注意事项※

封面来源：ゆさん，图文无关

原作掲載于蓝 p，id=13712645

要素：架空 paro / 单方性转

本文的卡缪君是个姑娘～

可以接受的话请吃→

1.

总觉得在暴风雪中听到了什么声响。

我停下手上的动作，望向窗外。冬日的太阳落得早，外面早已暮色沉沉。暴雪毫无停歇的迹象，此刻仍被狂风裹挟着，刮得墙壁吱呀作响。屋檐在风中剧烈摇晃，大颗的雪粒砸在双层玻璃窗上。这样的天气，别说人了，连山里的野兽都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巢穴里。可即便如此，刚才那声响动，总觉得不像是屋顶积雪滑落的声音，心里莫名地忐忑不安。我在这寂静无声的家中独居，想着多半是自己多心了，可还是叹了口气，站起身来。

我走到玄关，解开锁，将门拉开一条细缝。只是如此，刺骨的寒风和大颗的雪粒便猛地灌进室内。我眯起眼，将头探出门外，忍受着打得生疼的雪粒，环顾四周，却出乎意料地看到了奇异的东西。在一片群青色的世界里，从黑色森林延伸而来的、堆积深厚的雪地上，室内漏出的灯光照出了点点足迹。那足迹，笔直地朝着这间屋子而来。我惊愕地循着那逼近的痕迹望去，猛地低头看向脚下，只见通往玄关的阶梯上，倒着一个浑身是雪的人影。不由自主发出的惊叫，也被风攫去，消散在暗黑的天空中。而那俯卧倒地的人，依然一动不动，只有衣角在暗夜的狂风中，被吹得啪嗒啪嗒乱舞。

男人目光涣散，反复地做着浅短的呼吸。

神父说过，他大概不久于人世了。

倒在那儿的是个陌生男人。在这种深山里做什么呢？他似乎在户外待了很长时间，衣服和头发都厚厚地覆着雪，冻得僵硬。拍打他的肩膀也好，大声呼唤也罢，都没有反应。我束手无策，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他翻成仰面，只见贴在他外套上的冰凌，有些地方透着黑色。我心里一惊，看向自己的手掌，那里微微沾上的东西正因手心的温度开始融化，在玄关灯光的映照下，闪动着鲜艳刺目的红光。男人的衣服上有好几个小洞，黑色的污迹正从中蔓延开来。那全是从他体内涌出的、大量的鲜血。

我将那具如同破布口袋般的躯体拖进室内，滚到壁炉前，然后披上外套，一头冲进了暴风雪中的教堂。

我请来了村里唯一懂医术的神父。可当神父看到他剥去衣服后，躯干上深深嵌入的枪伤位置时，只是静静摇了摇头。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将男人搬到挪到壁炉旁的床上，两人一起做了些形式上的应急处理。之后，神父从他的医疗包里摸索着，给那男人的手臂打了一针。那不是用来疗伤的，而是为了止痛和让人入睡的，所谓的麻醉剂。在床边虔诚地念诵完祷词后，神父便离开了。

空无一人的室内，唯有壁炉里的木柴噼啪作响。男人的呼吸十分微弱，那双映照着虚无的瞳孔片刻前便已停止了眨动，开始蒙上一层淡淡的薄膜，我便为他合上了眼睑。躯干尚有一丝微温，但手脚的指尖已开始染上深紫。妈妈临终时也是这样……我想起去年去世的母亲。村长曾帮忙给在城里上学、住在宿舍的弟弟打过电报，但终究没能赶上，最后是我一个人为妈妈送终。我触碰着男人冰冷的指尖。临别时，在玄关口目送我的神父，曾用复杂的表情看着我。神父没有明说，但我也察觉到了。外套之下，男人身上穿着的分明是军服，如果缝在上面的国徽没错的话，这家伙是尤格诺亚的士兵。

尤格诺亚帝国。

一个在世界各地扩张领土的强大军事国家。

——那个冷酷无情的侵略国。

如今的世界，正因为这个国家而分裂成敌我双方，进行着血腥的厮杀。几年前，这群野蛮贪婪的家伙也曾入侵到这片克雷莫兰土地。这样的家伙，如果被其他人发现，大概早就被扔回雪地里冻死了吧。或者，就是被宪兵举报，送进俘虏收容所。我对尤格诺亚人没什么好感，更没有救助他的义务。再说了，能处理这种重伤的设施，这村子里根本没有。就算把他弄下山，送到山麓的医院，在这种暴风雪天气里要花上几个小时？他绝对撑不到那里吧。在这远离战场的偏僻乡村，尤格诺亚士兵在干什么，关我什么事？就算丢下

他不管，也没什么不对。

即便如此，我还是把他弄进了屋里。只是想着，在这样的暴风雪夜里，独自一人在黑暗的森林中被大雪掩埋、渐渐死去，那该多寂寞啊。

又是一阵猛烈的、裹挟着雪的风狠狠敲打着窗户。暴风雪丝毫没有要停息的迹象。男人原本微浅的胸口起伏变得断断续续，下巴微微动着，像是在喘息。呼吸也快要停止了。无论谁，死的时候都是孤单的。这家伙走过怎样的人生，我无从知晓，但这么年轻就要被召往天国，到底是怎样的心情呢？在他的国家，一定也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吧。我只是个无知的乡下姑娘，不懂那些具有错综复杂利害关系的国家纷争。即便如此，一想到战争竟能让素昧平生的异乡人这样受伤、死去，仍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愤闷。我握着他的手，心想至少让他最后一程别太寂寞，就这样守望着他踏上死亡之旅。

就在这时，房间被强烈的光芒充满。

紧接着传来的轰鸣声，让窗户嗡嗡震动。那振动直抵腹部，附近似乎发生了落雷。那一刻，我的视线却被他的颈项牢牢圈住了。天际闪过电光，在柠檬色的光芒映照下，男人的胸前有东西在发光。他脖子上挂着的一条金链子，连着一块小小的石头。这是……翡翠？不，不仅如此，里面有雕刻。在那颗通透的绿色小石头内部，有着某种几何图形的、令人惊叹的金色纹饰。那过于精巧的工艺让我屏住了呼吸。回过神时，我的手已像被吸引般伸出，拿起了那块石头。被封存在宝玉之中的古老纹样，在手中闪烁着微光的绿色小石……我忘记了越发猛烈的风雪声，也忘记了反复震撼大地的雷鸣，意识全被那深邃翠绿之中隐藏的纹章所夺去——就在那个瞬间，一股可怕的力量抓住了我的手腕，我不禁惊叫起来。

抬起头，对上了一双闪着锐利光芒的眼睛。

本该奄奄一息的男人伸出手，紧紧抓住了我握着项链的手腕。

他粗壮的手臂如同老虎钳般扭拧着我的手腕，手指深深嵌进我的皮肤。不是开玩笑的，我的手臂骨头简直要碎了。面对这悬殊的力量差距，我本能地察觉到了生命危险。啊，我要被杀了吗——就在我事不关己似的这么想着的时候，男人开口了。干燥的嘴唇想要说些什么。我束手无策，等待着他的话语。然而无论等了多久，他的口中没有发出任何言语。他的身体似乎连发出声音的力气都没有了——即便如此，依然紧抓着我的手不放。因焦躁而扭曲的双眼拼命地凝视着拿着项链的我，男人用不成声的声音诉说着什么。于是，我明白了。这条项链对这家伙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东西。重要到他拼尽最后的力气，也要从死亡的深渊挣扎回来。他是以为我要夺走吧，明明连一丝一毫的体力都不剩了，却仍不松开我的手。

他的表情中看不出愤怒或怨恨，只是纯粹地、一心一意地看着我。在那目光中，我忘却了对敌国士兵的恐惧，也忘却了手臂几乎要被扭断的疼痛。我只是怜悯这个男人——他被某种使命所束缚，无法安然踏上人生的最后旅途，只能被硬生生拖回这只有痛苦的躯体之中。

我慢慢张开手指，放开了翡翠项链。随着细微的锁链摩擦声，项链在他的目光追随下，落回了胸前。

“我不偷。只是看看而已。是你的东西，对吧？”

我尽可能用平静的声音，告诉仍然紧抓着我手腕的男人。他困惑的双眼看向我。一阵沉默后，男人紧绷的表情倏然放松，手上的力气也一点点卸去。我趁着手终于有了一丝松动，依旧小心翼翼不刺激到他，慢慢抽出了自己的手臂。然后，握起他那在虚空中彷徨的手，引导到胸前翡翠所在的位置。当手指触碰到项链时，男人的手指笨拙地收拢了。我将自己的手覆在他的手上，帮他牢牢握紧它。男人的身体逐渐失去力量，不久便软软地沉入了床铺。

我感到背后渗出了冷汗，轻轻吁了口气。转动仍有些发麻的手腕，确认骨头没事，然后重新为男人盖好被子。男人的目光追随着我的动作。但那视线是茫然的，与方才判若两人，如今躺在那里的

只是一个衰弱不堪的青年。

大概是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吧，男人连呼吸都显得勉强，脸上再次笼罩上浓重的死相。他又动了动嘴，失色的唇间漏出微弱的气息。他望着我，像是在说什么。那声音极其微弱，不成语调。即便如此，我想，这大概是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前的最后话语吧，便静静地侧耳倾听，将那即将零落消散于世间、奇异的外国语言留在耳中。

男人的手离开了项链，朝我伸来。迷蒙的双眼失去了神采，显得无比无助。我接住那只手，倾身向前，轻轻地将嘴唇印在他那清秀的额头上。愿逝去的男人获得安宁，愿他从尘世的痛苦中解脱，在大树的怀抱里能做个好梦。一直凝视着我的男人眼中，终是蒙上了一层薄雾，缓缓垂下的眼帘将其覆盖，最后，那双眼完全闭上了。壁炉的火焰熊熊燃烧，柔和地照亮房间。再次归于寂静的室内，不知何时，已听不到雷声，也听不到风声。

那般猛烈的夜之风暴，已经平息了。

啪嗒——

是屋檐上的雪块掉落的声音。

眼皮感觉到前方的光亮，我睁开了眼睛。

这才发现，我似乎是坐在椅子上，连床都没上，就这么睡着了。

夜间的暴风雪已经停了，窗外透进冬日晴空朦胧的阳光。房间里还很暖和，但能瞥见壁炉的火势已经减弱。大概是因为姿势奇怪地睡着了吧，我全身都咯吱作响。脑子还有些迷糊，想着总之先把火弄旺点，刚一动弹，就察觉到自己手里正握着什么。我猛地抬起头，目光便和他对上了。

榛子色的睫毛勾勒着的眼帘垂下，又抬起。

昨夜还笼罩着死亡阴影的双眼，此刻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尽管脸色依然很差，但眼神却出乎意料地清醒，正望着我。

——令人惊讶的是，男人还活着。

连我和神父都确信他撑不过早晨，这男人却似乎以奇迹般的生命力，熬过了漫长的夜晚。

我一时愕然，但还是先将自己的手从他手中抽了出来。看到他用目光追随着我的动作，我挠挠头，发觉自己的头发睡得乱翘，一边试图用手抚平，一边像是要掩饰什么似地开了口。

“呃……早上好。感觉怎么样？”

男人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没有回答。

“那个……要喝点什么吗？水之类的……”

我又试着说了一句，但他依然沉默。我又试着用各种话搭腔，男人只是睁大眼睛，交替看着我的嘴唇和眼睛。我困惑地沉默下来，这次轮到男人开口了。他微微翕动嘴唇，用沙哑的声音说了些什么。我慌忙侧耳倾听，但那陌生的发音，我实在是听不懂。这回轮到我一头雾水了。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试着问道，但男人沉默着。果然是这样。这家伙是尤格诺亚人，听不懂我的克雷莫兰语。而我呢，也听不懂他说的尤格诺亚语。克雷莫兰语和尤格诺亚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这下麻烦了，怎么办？

于是这次我没说话，而是用手比划出拿杯子的形状，做出喝水

的动作。在他凝视的目光中，我反复做了几次这个动作。他原本茫然的表情微微一动。最后，我做出询问的样子歪了歪头，他那小小的脑袋也轻轻地点了一下。看来似乎是明白了。

我取了水回来时，男人似乎想撑起身体，动了动便立刻僵住，随即又慢慢地沉回了床上。眉心刻着深深的皱纹，脸上是一副痛彻心扉的表情。我慌忙跑过去，用手势示意他别动，然后搜罗了家里所有的靠垫和枕头抱回来，一个个塞到他枕头底下，帮他把上半身垫高。他拿杯子的手势也相当不稳，我于是覆上自己的手帮他托稳，协助他喝水。每咽下一口，他的表情就扭曲一次，额头渗出油汗。我吓得想拿开杯子，他却用力握着不放。我提心吊胆地看着，结果他就这样把一整杯水都喝光了。

然后，男人对着空杯子吁出一口气，便浑身瘫软下去，再次无力地将头沉入枕头。仅仅喝了一杯水，就已经累得不行了。奇怪的是，表情一旦平静下来，他的气色反而看起来更好了些，我心里暗暗吃惊。既然这样，是不是能进食了呢？我用手比划出盘子的形状，又做出拿勺子吃东西的动作。男人的目光游移了片刻，若有所思，不久看向我，缓缓地点了点头。

我把锅架在烧得旺旺的壁炉火上，热起昨天做好的汤。这本来是预备作我晚饭的，昨晚那通忙乱，结果给忘了。我用勺子搅动着锅里的汤，突然想到，给肚子开了个洞的家伙吃东西真的好吗？但刚才已经让他喝水了，或许水就够了？不，等等。受了这么重的伤又在雪山遇难，精神和体力应该都耗尽了，空着肚子，光靠水是扛不过去的吧。我决定不再深想。反正，那家伙只是个敌国士兵，就算死了，也和我没什么关系。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用勺子把在锅里热了一夜、已经煮得软烂的土豆和蔬菜捣碎。这样对于伤病员来说吃起来会容易些吧。

我把热腾腾的汤端过去，但一个连杯子都拿不稳的家伙，自然不可能自己吃。

我拿过他手里颤抖着快要洒出来的勺子，没办法，只好把椅子

拉近坐下，把汤盘放在膝上，舀起一勺，呼呼吹凉，送到他嘴边。

“来，吃吧。啊——张嘴。啊——”

他看着一脸正经地做这动作的我，我这才回过神，正想把手缩回来，他却“啊”地张开了嘴。我心想着他这家伙别这么老实地学啊，一边把勺子送过去。和喝水一样，每咽下一口，他的脸就痛苦地皱成一团。我一停手，他就抬头看着我，“啊、啊”地催着下一口。像极了向母鸟乞食的雏鸟。我战战兢兢地把剩下的喂完，结果，他把这份蔬菜干鱼汤也喝了个精光。

虽说盛得不多，但吃饭对他来说果然还是太勉强了吧。我把枕头的高度调回原样，男人便露出了安心的表情，眼皮立刻沉沉地垂下。他茫然地看着我为他擦拭额头的汗珠，不久，再次陷入了沉睡。

我轻手轻脚地收拾好餐具，在旁边的椅子坐下，看着睡着的男人，觉得他脸色似乎又好了一些。但仔细一看，那脸色岂止是红润，简直涨得通红。我吃惊地去摸他的身体，像烧热的锅一样滚烫。我慌忙做了冰袋拿来，可刚掀开一点被子，他的身体就冷得开始剧烈颤抖。没办法，我只好收走冰袋，转而拿来厚毛毯和床单，一层层给他盖上。就这么观察着，不久他剧烈的颤抖渐渐平息，我刚松口气，这次他又开始大汗淋漓。他热得难受要踢开被子，我便把盖的东西减薄，但他的背上早已被汗浸得湿透。我想给他换衣服，可毕竟受了这么重的伤，一个人动他怕是会碰到伤口。只能把脸啊手臂啊这些勉强能擦到的地方擦了擦，又在他背后塞了条毛巾，就这么提心吊胆地守着。不久那大量的汗终于退了，等他脸色也稳定下来时，那高得吓人的体温也降了下去。

男人的情况稳定下来时，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

正当我一边用余光瞥着持续沉睡的男人，一边啜饮着凉掉的汤时，玄关来了访客。

打开门，身着丧服的神父站在那里。

神父看到沉睡的男人，惊愕得几乎要瘫倒在地。

他仰天长叹，称这是神的奇迹，随后跪在地板上，进行了长时间的祈祷。

祈祷结束后，他在黑色提包里翻找，拿出了几种口服药。据说是止痛药、伤口防化脓药，还有补血剂。

在玄关送走神父，回到房间时，男人已经睁开了眼睛。他正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窗外，神父在晴朗的雪路上远去的背影。

午后时分，天放晴了，气温也稍稍回升，可山那头依旧乌云密布，看来夜里多半又要下雪——山里的天气向来多变。我趁这功夫出门，扒开厚厚的积雪去柴房抱柴，寒风刮得耳朵生疼。抱了一大捆柴气喘吁吁跑回家，抬脚带上门，刚要叹口气融进屋里的暖意，却撞见一个缠着满是血迹绷带的男人像幽灵似的在屋里晃悠，吓得我手里的柴全撒在地上，失声尖叫。

我慌忙冲过去，想扶着摇摇晃晃的他回床休息，他却偏不配合，被我拽得踉跄，还一个劲挣扎着东张西望，像是在找什么。看他急得不行，最后竟抓住我的胳膊，反复说着听不懂的外语。我心里发毛，寻思着这小子该不会是失血太多，脑子糊涂了，结果压根不是——他就是在找厕所。

都伤成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了，还规规矩矩找厕所，说他有礼貌吧，又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看他磨磨蹭蹭原地打转，我猜着了几分，拉他到厕所门口开了门，他立马松开我的胳膊，急急忙忙钻了进去。我生怕他在里头栽倒，正要跟进去，却被他回头伸手明确拦下，只好乖乖在外面等着。

说真的，伤成这样居然还能走这么稳。

我在门外正想着这事，门开了，男人慢慢走出来，长长舒了口气，一副如释重负的模样。

虽是一场折腾，不知是不是硬撑着走动反倒起了作用，自那以后男人恢复得快得惊人。

我催着他回了床，男人虽躺下了，却睁着眼一动不动，全无睡意。没片刻功夫，他就捂着肚子自己撑着坐了起来。我连比带划让他接着睡，他嗯嗯点头，视线却在屋里转来转去，目光落到墙上挂着的军装，便抓着床头硬是站了起来。

我心说这家伙真是一点不听话，只好扶着他的肩，陪他一步一步挪慢慢走到墙边。他摸出装在军装口袋里的叠好纸片，像是松了口气，转身又缓步走回床边，把纸片放在膝头，一脸认真地看了起来。

我还以为是什么军方机密，特意识趣地退到一边，他反倒抬头冲我轻松招了招手，叫我过去。我迟疑着凑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先瞥见纸上星星点点的血迹心里一紧，盯着那些陌生的文字半天没反应过来，再细看才发现是这一带的地图。

他先指了指地面，又用同一根手指点向地图上的邻村，然后看向我，像是在确认。我看着他反复在地面和地图间移动的手指，才反应过来，他是在问这里是哪里。

“不是这儿，你搞错了。咱们这儿是这个村子，对，就是这儿。”

我指着地图告诉他村子的位置。

这里离彩绘玻璃流光溢彩的克雷莫兰首都很远，是深山峡谷里的小村庄。村里人大多种点小麦蔬菜、养些羊，女人们用剪下的羊毛织布换些微薄收入。除了行商，偶尔只有去圣地的朝圣者会顺着登山道路过，是个远离战火、一无所有，却安稳平和的小地方。

你到底在这个小破地方做什么？

就算能听懂彼此的话，这话我也问不出口。

男人冲我点头示意明白，垂下视线，再度定定地凝视着地图。

临近晌午我煮了粥端过去，男人自己撑着坐起身，这回竟能独自吃起来了。他肚子看着还是疼，却慢慢悠悠一口一口往嘴里送。等他吃完，我把神父留下的药递过去，他一脸迟疑地反复打量着蜡纸包，经我再三催促，才好几次来回看我又看药，终究还是服了下去。

收拾完午饭餐具回头，发现男人正目不转睛盯着我。他神情认真，我不由得停下脚步，也看向他。片刻沉默后，他像是下定了决心，开口说道：

“你好。”

“啊？”

我下意识反问，他又把那两个字重复了一遍，这次语气里带着几分不确定。

“你…你…你好……？”

男人的眼神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我。啊，难道这是咱们克雷莫兰语里的“你好”？他就只懂这一句问候吗？

“……你好。”

我先顺着回了一句，男人当即笑了。许是身上还有痛感，笑容很淡，却十分温和。先前见他总是神色冷峻，倒没发现他笑起来竟透着几分稚气，身形虽高大，说不定比我还小些。他像是格外开心我们能对上话，反复念着那句“你好”，翻来覆去就这一句——看来是真的只会这个了。不过能记住一句也挺厉害，我连半句外语都不会呢。他周身透着的善意，莫名让我生出几分亲近，明知语言不通，

还是忍不住搭话：

“喂，你叫什么名字？名字。我叫卡缪。”

我指着自己胸口报上名，他歪头看看，跟着笨拙地动了动嘴唇：

“卡…卡缪……？”

“对，卡缪。”

“卡缪？”

“是卡缪。”

像是弄懂了，他又笑了，一遍遍试着念我的名字，末了抬头望我，眼神里带着“这样对吗”的询问。那模样配上生涩的发音，像个孩子似的，让我忍不住柔和了嘴角。

“呵呵，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又指了指自己说名字，再把手指转向他，歪了歪头示意，心想这样该懂了吧。可他却抿紧了嘴，没吭声。我以为他没明白，又重复了一遍动作，他依旧沉默。正纳闷他是不是听不懂，只见他轻轻摇了摇头，目光沉沉地望着我。啊，原来是不能说吗。

我才想起他是敌国士兵，定是带着任务来的，对我们克雷莫兰人，是连名字都不能透露的。我居然就这么轻易把自己名字说了，真是傻得可笑。正嘲笑自己思虑不周，却见他神色明显低落下来，那模样比我还沮丧，像被训了的孩子般仰头望着我，我忍不住苦笑一声：

“算了，你先休息吧。”

我轻轻按住他肩膀扶他躺下，把被子拉到他颈间。他乖乖躺下后，又看了我好一会儿，才缓缓闭上眼。窗外不知何时已阴云密布，静谧的雪，悄然落了下来。

冬日天短，暮色早早沉降，昏沉群山间，雪正簌簌积厚。

我从自己房间回来，又见男人下了床，正坐在墙边他那堆行李前。他手里攥着我和神父当初费了好大劲才卸下的手枪枪套，我心头一凛，当即顿住脚步。男人察觉到我，略一思索，熟稔地抽出弹巢倒出子弹，举起来让我看清是空的，才重新装回枪套，慢悠悠把子弹收进弹药盒。他这副淡然的模样让我紧绷的神经松了下来，反倒觉得自己刚才的草木皆兵很可笑。我指了指床示意他回去，却被摇头拒绝，打开行囊整理起东西。我索性随他去，转身忙活晚饭。

这村子本就偏僻，又逢战乱，国内粮食本就紧张。弟弟来信说首都部分食品已实行配给，我近来也常把村民接济的东西寄给他。我从储藏室取出土豆、醋腌菜、咸肉——在这年月里也算珍贵的食材，切块丢进炖锅，简单调了味，塞进壁炉深处就不管了。望着橘色火光里晃动的陶罐，我发起了呆。

明知对方是素昧平生的敌国士兵，还把珍贵粮食给他吃，连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可我曾眼睁睁看着母亲纵使吃尽补品、彻夜照料，身体还是日渐衰败直至离世。眼前这男人却从濒重的伤势以近乎连跨数级台阶的速度好转，于我而言已是奇迹。吃了睡，醒了便更精神几分。理智上也会揣测，他很有可能是装无害拖延到伤愈，或是一直在骗我，可那温和的举止、柔和的神情，早已让我忍不住相信他是个好人——哪怕是语言不通的敌国士兵，我也没法丢下他不管。

之后我便洗他那身沾满血污的军装打发时间。男人起初只是好奇地看着我取下军装、掏空口袋。待我在桶里倒上壁炉烧热的水，把军装浸进去搓洗时，他却凑过来伸手想接。看那样子不是要拦我，是想自己动手。我吼了句“伤员老实待着”，他似懂非懂，悻悻地缩了回去，却没回到床上，而是站在不远处静静盯着我忙活。

换了好几回水漂洗，军装的铁锈味和浑浊才渐渐淡去。摸着布料上胸口、腹部那些密密麻麻的弹孔，想到这都是子弹打穿的痕迹，顿时心里五味杂陈。我正费力拧着厚重的布料，军装却被人从旁轻巧抽走——是他又凑了过来，手里攥着湿透的军装站着，没等我开

口，便在桶上方架起衣服、拧转手臂，猛地一发力。只听布料绷紧的声响，水如瀑布般从军装上倾泻而下，我忍不住惊叹出声。

抬眼望去，他肩臂肌肉线条凌厉紧实，想来当兵本就该这般强健，却还是忍不住佩服；可转念一想，他若动真格，赤手空拳也能轻易杀了我吧。但是，眼看着他把拧干的军装递给我、咧嘴温和地笑着，额角却渗着细密冷汗，笑容也有些僵硬的样子，我又训了他几句，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架回床上，强行让他安分躺下。这才回到壁炉前，把扯平褶皱的军装搭在椅背上，这样应该很快就能晾干。我点亮屋里的灯，回头见床上的男人已昏昏欲睡。房间角落，行囊与枪套收拾得整整齐齐，一旁还靠着一把长枪。

屋外雪势转猛，寒风也呼啸起来。

转瞬日暮，屋外已是漆黑一片。风雪愈发肆虐，狂风不时拍打着窗棂，发出哐哐声响，看来又是一个暴风之夜。

我端着晚饭走到床边，正望着窗外的男人身旁，他却摇了摇头，指向屋子中央的桌子。

就这样，我久违地与他人对坐在家中餐桌前共进了一餐。

换上干爽温暖军装的男人喝着炖菜汤，朝我露出笑容。他吃得干干净净，还添了一碗，抹满厚黄油的黑面包也一扫而空，此刻正规规矩矩地喝着餐后茶。他的恢复力实在惊人。我起身要收拾碗碟，他也跟着站起来想帮忙，到了水槽边又想像洗衣服时那样伸手，被我一声“老实躺着去”吼过，才悻悻地回了床，却仍时不时偷瞄我这边。

看着他这模样，我明知自己心软，却再也没法将他视作危险的敌国士兵。他虽是男人、是军人，体格健硕，身手想必也矫健，可面对语言不通的我，总是拼命琢磨我的手势，偶尔不听话，却多半会乖乖顺从。我手艺平平的饭菜，他吃得津津有味；毫无军人的粗野，反倒礼数周到；性情温和，还总对我露出温柔笑意。我对他的

保护欲再也按捺不住，早已无法丢下他不管。

碗碟洗净回头，见男人仍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狂风乱作的夜色，目光直直投向漆黑森林的远方，神情早已飘远。看着他，我忽然想起母亲离世的那晚，心底一阵发慌。

“……睡吧。”

明知他听不懂，我还是轻声开口，走近轻轻按住他的肩，让他躺下。男人顺从地照做了。我给他盖好被子到肩头，吹熄屋里的灯，只剩壁炉的火光在室内摇曳。我走到床边，又给他掖紧被角。

“晚安，好好睡到天亮。”

埋在毛毯里只露着脸的他望着我，低语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只轻轻点头回应。不同于昨夜的生涩，我在他光洁的额头印下一个轻吻，才回了自己的房间。屋外风雪愈发猛烈，狂啸的寒风无情地拍打这座谷底小屋，仿佛要将它卷入无边黑暗。

父亲去世后，母亲总背着我们在夜里偷偷落泪。我也因此夜夜无法熟睡，总怕风里会混进她压抑的啜泣声，终究难以入眠。

风雪咆哮声中，隐约传来地板的吱呀轻响，时而夹杂衣物摩擦般的窸窣。一声细微金属碰撞声转瞬即逝，周遭重归沉寂。

半晌，只剩狂风肆虐与积雪拍墙之声，而后，细碎的响声再度响起。

听着那压抑的脚步声似要走向玄关，我轻叹一声，翻身下床。

推开门，一道骤然回望的目光锁在我身上——暖炉微光里，男人伫立在玄关前，早已披好外套，背着行囊与长枪，俨然一副整装

待发的模样。

他默然望着我，我亦无言凝视着他，四目相对。他的神情没有半分动摇，白日里柔和的笑意早已消失无踪，炉火映得他眼眸深邃，光芒灼灼。

我又重重叹了口气。

“等一下。”

丢下这句话，我转身回里屋，从母亲房间衣柜翻出一件大衣和兜帽，大步折返，不由分说披在乖乖等候的他身上。这是从前港口的头号壮汉——我父亲的衣物，套在他自带的外套外，竟也严丝合缝。毛皮兜帽偏大，我便帮他系紧腰带收了收。他本国那件单薄外套或许算寒地装备，可在酷寒的克雷莫兰，简直薄如纸片。何况就算穿了这件大衣，本地猎户也绝不会在隆冬暴雪夜进山——那无疑是自寻死路。

可他终究是要走的吧。

他总对着地图上一处凝望，那是克雷莫兰山区深处的泽兰达山脉，简直疯了。通往圣地的山路入冬早封，动辄出人命，更何况在这样的暴雪夜动身，与送死无异。

即便如此……

“非要走不可吗？”

好不容易捡回的一条命啊。

我的父亲曾是远洋商船的航海家，战争爆发后船只无法出海，为养活家人便参了军。他笑着说当了军人，即便战死国家也会给抚恤金，可一场大海战过后，父亲所乘的军舰被击沉，我们竟真的领上了他的遗属年金。本就体弱的母亲自此一蹶不振，身体日渐衰弱，

卧床的时候越来越多。那时战火已愈演愈烈，幼时和街坊顽童四处嬉闹的热闹港口，早已变成军舰林立、气氛沉重的军港。母亲望着父亲再也回不来的那片海，满心苦楚。于是我们离开了海风裹挟煤烟的港口，搬到母亲娘家所在的这座山村。可母亲的身体终究没能好转，一年年愈发孱弱，在今年秋末悄然离世。

我宁愿不要那些抚恤金，只盼父亲能活着。

若父亲还在，母亲是不是就不会走得这么早？

一想到这些，心口就阵阵发紧。

击沉父亲军舰的是尤格诺亚的军舰，那是我小时候的事，眼前年纪与我相仿的男人，绝不会在那艘船上。可这些都无所谓了——父亲所在的军舰，不也击沉过尤格诺亚的船吗？在这被战争裹挟的世界里，纠结谁对谁错，本就毫无意义。望着男人无比坚定的眼眸，我心口发闷，面对执意奔赴死地的他，一股又要被抛下的酸楚涌上心头。他为何要去圣地，去了要做什么，我都不在乎；或许他是在背叛自己的国家，可这也无关紧要。我只是单纯地，不想让眼前这个人死。

我把晚饭后就备好的干粮袋塞进他怀里，他看了看袋里的东西，摇摇头要还给我，我又用力推了回去。

“听着，必须活下去。我救了你，你要是死了，我绝不原谅。”

男人反复看着布袋子和我，终于缓缓点头。

他转身走向玄关，毫不犹豫地推开门，一头扎进狂风暴雪之中。

我下意识追了出去，顶着狂风按住摇晃的门板，目光拼命搜寻他的背影。

暗夜风雪里，男人回头望了我一眼，之后便再没停下脚步。他

拨开厚厚的积雪前行，走进森林的瞬间，便消失在了林木之间。身后只剩肆虐的风暴、枝叶晃动的漆黑森林，还有孤身伫立的我。

任凭雪花灌进屋里，我依旧望着他消失的方向，耳边只剩狂风呼啸的轰鸣。

数月转瞬即逝，漫长寒冬终了，春意总算漫进了山村。残雪被暖阳融成潺潺溪流，田里迟迟未清的积雪被我一点点挖开。昨天刚把田垄整好，今早天朗气清，我搬来椅子坐在院中，处理着村民分的种薯，歇时转了转僵硬的肩。抬眼便是浅蓝天幕，几朵闲云自山那头悠悠飘来，该是要连日放晴了。

种薯刚收拾完，我松着腰站起身，日头正悬中天。想打井水洗手歇口气，却瞥见有人正顺着通往家的坡道往上走。

晴光里，那人推着自行车缓步而来，束着腰带、戴着帽子，起初我以为是邮差，转念又觉不对——周边村落的邮件都统一送抵村代表家，从无专人上门，就连弟弟的信，我也得去村里唯一的杂货店取。我满心疑惑定睛细看，才惊觉那是军装：浅葱色军帽绝非邮差所有，更不是本国军服。心口霎时泛起阵阵不安。

前几日送到村里的报纸登了消息，旷日持久的大战终于落幕，交战国已缔结和平条约。可舆论里满是质疑，有人说不该轻信敌国，有人觉得和谈条件太过宽松，听说高层也争执不休。村子虽未遭战火波及，众人也都为战事终结松了口气。这般宁静春日里，这人却像一抹突兀的阴霾，径直朝我家走来，我心绪难平地等着他靠近。看清门口那异国士兵的模样，一股诡异的既视感袭来，记忆在脑海里打转，正想着从不认得这般人物，视线却与他对上——那个雪夜的记忆瞬间汹涌而来。

是他。

那个暴雪夜浑身是血，倒在我家门口的男人。

他走到我面前，支起车撑停稳自行车，解下车后座绑着的大包裹递过来。我怔愣着接过拆开，里面整整齐齐叠着那件寒冬大衣、毛皮兜帽、腰带还有布袋子——全是那晚我给他的东西。他竟是专程来归还的？不，比起这个……

“你居然还活着……”

这几个月，我时常想起他。想着他是否平安翻过群山、抵达圣地，是否回了故国；即便活下来，他身为军人，会不会又被派去别的战场送命。虽说只留他住了一晚，还是敌国士兵，可他那柔和的笑容总难忘却，每逢望向窗外雪景，都盼着他在某处安好。春风拂过，他的发丝如绢丝轻扬，气色远胜雪夜那时，身姿挺拔，瞧着早已痊愈。

我难掩激动，一连串问道：

“你没事真好！伤得那么重居然恢复了，身体全好了？行动无碍吧？后来怎么样了？真去了泽兰达山？还是回了自己国家？”

他望着喋喋不休的我，神色微沉，沉默着回望。我猛然想起，我们语言不通！糟了，本想至少道声谢，感谢他特意送还大衣，从没想过他会回来，早知道该学几句他国家的简单话语。正懊恼着，他却忽然开口：

“……不明白。”

“啊？”

我下意识反问，他略带慌乱地重复：“不、不、不明白？”

竟是克雷莫兰语！

“不、不明白，话、太难……对、对不起……”

“你居然会说克雷莫兰语？”

他听完我的话，思索片刻，轻轻点头：“明白……一点点。”

“一点点？能懂一点？”

“记得。”

“啊？”

我歪头，他急得补道：“记、记得…话…记得……”

“记……啊！是‘记得’对吧？”

“记…呃…得？记得？……我、我会一点…克雷莫兰语…记得……”

“你好厉害啊！说得不错！”

“……厉害？”

“对，超厉害！克雷莫兰语说得真好。”

“好……好。”他慢慢重复，似懂了意思，脸颊倏地泛红，腼腆地扭着高大的身子，模样竟有些可爱。片刻后他清了清嗓子，又结结巴巴开口：“我、我外公，克雷莫兰语，很、很好。”

“你外公？会说？”

“外…？”他面露困惑，该是没听懂口语。

我放慢语速，一字一顿道：“你、的、外公，克雷莫兰语，很、会、说？”

他眼神瞬间亮了：“是、是的！我外公，克雷莫兰语，很、很好……外公、教我，我、会一点，说、说话……”

他攥着拳头，额角渗着汗，一字一句说得格外认真，说完便眼巴巴望着我，满是“听懂了吗”的不安。虽说用词生硬、发音别扭，我却全然领会，笑着点头回应，他立刻眉眼生辉，局促地用掌心擦着汗，愈发腼腆了。能从当初的全然不通，学到这般地步，已是不易。

我语速一快，他又僵住了，想来是没听清，也确实如他所说，掌握的词汇还很少，说话像在背课文。我只好再放缓，指着自己重申：“我、是、卡缪，卡缪。”

他眼睛一亮：“是！你、名字，卡缪！”

“哈哈，谢谢你记得我的名字。”

“名字……”他屏息凝神，突然挺直腰板，脚跟一并站得笔直，大声道：“迟、迟到了！我、我的名字，叫伊莱文！！”

这话竟说得无比流利，想来是反复练习过。

“你叫伊莱文？”

“是、是的！伊莱文！”

我跟着念了几遍，伊莱文笑得格外开心：“是！卡缪，说得好！”

“哈哈，我是卡缪。”

“卡缪？”

“卡缪。”

“卡缪？”

“嗯，说得好。”

“谢、谢谢！”

伊莱文又笑了，随即再度端正姿态，结结巴巴说起话来：

“卡缪，我外公，有、有话。请、请听……谢、谢谢，你的、温柔，多、多谢。托、托你福，重、重要任务，完成了。谢、谢你，多少次，都不够。代、代表尤格诺亚，谢、谢谢。谢、谢你救我，真、真的谢谢……哈啊……”

最后那声是长长的叹息，他说完便不停深呼吸平复气息，红着脸望着我，满是不安。我忍不住笑了：

“这是你那会克雷莫兰语的外公教你的台词吧？果然是背下来的。其实我没做什么，你能好全靠自己，我不过是借你张床、给你口饭吃，药还是神父给的。”

他一脸茫然地眨着眼，完全没听懂。我连说带比划：“伤，伤口，就是你当时中弹、流血的地方，全好了？”我比出枪的样子，指着他的胸腹部。

伊莱文盯着我的动作，恍然大悟，拼命点头，还攥着拳头捶打自己的身体示意无碍。我笑着劝他别捶，又不是大猩猩，他却忽然抬手扯开外衣，赤裸着上身要给我看伤疤——我本想说不必，却在看清他身体的瞬间僵住了。

春日暖阳下，他颈下布满了狰狞的伤痕：弹孔、刀疤、疑似烧伤的皮肤褶皱，还有一排排细密的缝合痕迹，胸口正中央更是有道深可见骨的巨大伤疤。虽已愈合，却足以见得他曾数次直面死亡。我如坠冰窟，他却毫不在意地套回衣服，爽朗笑道：“卡缪家，暖、暖和，饭、好吃。我、吃、睡，很、精神，没事。卡缪，救、救我，很、开心，感谢。卡缪，谢谢。”

他用零碎的单词说着，脸上依旧是那温和讨喜的笑容。看着这般鲜活的他，我忽然觉得，只要他平安就好。不管他经历了什么，能活着回来，让我看见他安好的模样，便足矣。

我满心好奇他雪夜后的经历，想问候他，可转念又想起语言不通，或许还涉及军方机密。但转念一想，哪怕用手势交流也好，何况他今日肯告知名字，已是不同。难得重逢，总想多聊几句。正思忖着，伊莱文笑着唤我：“卡缪。”

“嗯？怎么了？”

“再见。”

“啊？”他突如其来的道别，让我愣住了。

他笑着挥手，利落踢开车撑，跨上自行车，干脆利落地背过身去。

“你要走了？”

“是，我、回去。再见，再见。”

“哦、哦，再见……”

“再见，卡缪，再见。”

说罢，他便骑着车离去了。我怔怔地望着他缓缓滑下门前坡道的背影。

行至半路，他捏下刹车停住，撑着地面慢慢回头，与我对视。我下意识挥手，他立刻笑逐颜开，用力挥手回应，随即再度启程；可没骑多远，又停下车回头望，我一挥手，他便像只欢快的小狗，拼命挥舞手臂。这般走走停停、频频回望挥手的模样，直到他转过林间拐角，身影彻底消失，才终于停下。

我站在原地挥手，直到看不见他，手臂早已酸麻得像根木棍。

伊莱文走后，我收拾着院子，心里却琢磨开了。

话说他到底从哪儿来的？圣地拉姆达吗？

不对，他军装看着打理得整整齐齐，想必是顺利回国了吧？

那今天是特意从尤格诺亚过来的？

从尤格诺亚到克雷莫兰这么远，就为了还这些东西？

父亲留下的大衣确实珍贵，但至于吗？

专程坐船渡海峡、翻山越岭跑到我家，就为还这个？

居然还是骑着自行车来的，那回去也打算骑车回尤格诺亚不成？

真的假的。这家伙也太老实木分了吧。

不过不管怎么说，他看着健健康康的就好。

听他说，好像也见到外公了。

战争已经结束，应该不会再受那种重伤了。

希望他往后在自己国家，能和家人安稳度日。

满心期许着他安稳度日，才过了几天，伊莱文竟又找上门来。

“你、你、你好，卡缪。”

我拉开玄关，惊得愣在原地，他却把藏在身后的大束鲜花递了过来。

我一脸茫然地歪头，他结结巴巴解释道：“这、这是谢礼，谢、谢谢你救我。是、是礼物……”

花束系着精致丝带，像是城里花店卖的款式，和我浑身透露着违和感。我又惊又慌，脱口道“这可不能收”，眼看他笑容瞬间僵住，忙不迭接过来，连声道“开玩笑的，这么好看的花，我还是头回收到，谢谢你啊伊莱文”。我絮絮叨叨说着，总算哄得他神色缓和，最后重新笑起来，心满意足似的，又干脆利落地告辞了。

这次他没骑车，推着车慢慢走，一路频频回头望我，不停挥手，直到身影消失不见——我的胳膊，自然又酸得抬不起来了。

几天后，那束花有点蔫了，我想着难得收到，便要做成干花，正往雨淋不着的屋檐下挂，伊莱文竟又冒了出来。

不是吧，这家伙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尤格诺亚到克雷莫兰坐船都要好多天，他倒好，差不多一周就来一趟，搞什么啊？

他还是一脸笑，这次拎了包点心。递过来就要转身走人，我赶紧叫住他，一把揪住愣住的伊莱文后领，拽进了屋里。他被按在椅子上，缩成一团打量着屋子，我用待客的茶具给他倒上茶，他眼睛立马亮了起来。

我俩就这么喝着茶，分吃他带来的点心。伊莱文从头笑到尾，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我也忍不住跟着柔和了嘴角，看着笑眯眯的

他，试着问他今天从哪儿来。伊莱文听得很认真，像是听懂了，连连点头，一脸爽朗，开口蹦出几句生硬的克雷莫兰语：

“我住在这里，山脚下的镇子，很大哦。”

“我坐船来的，所以到了克雷莫兰。”

“现在我正在执行任务，是两国环境共同桥梁修复工作。”

“这个铁道线路修复，意义重大，预计会是项超大工程。”

“很多尤格诺亚士兵在干活，也有很多克雷莫兰士兵，大家一起协作。双方在友好氛围下工作，尤格诺亚对此很开心。”

“为了两国友好，尤格诺亚会尽全力。”

“对了，今天我休息，因为要来卡缪家，就骑着自行车过来了。”

“之前，我在卡缪家受了照顾。”

“我一直想好好道谢，从没停下这份心意。”

这座山脚下原本架着大陆横断铁路的大型铁桥，却在战争中被炸毁，荒废多年无法使用。如今克雷莫兰军方大部队驻扎在山脚小镇，正推进桥梁修复工程，尤格诺亚军团也来了。昔日敌国军队会来，是因为尤格诺亚拥有世界顶尖的土木工程技术——这个国家大半国土都是山峦沟壑交错的多地形地貌，靠着修建建筑、开辟道路逐步发展，向来擅长基础设施建设，才会受邀参与这项高难度工程。

当然原因不止于此，这件事还牵扯着政治考量：克雷莫兰政府想借战争结束、两国合作之机，向国内外彰显友好关系，推动贸易发展，摆脱长期萧条，以提振经济。这项工程其实是由克雷莫兰女王亲自嘱托推进的。伊莱文恰好以尤格诺亚军人的身份被征召，今年春天来到克雷莫兰，便借着休息日来我家串门。

简单来说，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伊莱文这蹩脚的克雷莫兰语，自然没法讲清这些弯弯绕绕，是我后来结合报纸内容和村里传闻，才拼凑理解了全貌。不过抛开这些复杂内容，日常简单对话，伊莱文已经能说得顺畅些了。

“卡缪，点心好吃吗？”

“嗯，好吃，多谢啦。”

“好、好的，不客气。这是曲奇，甜丝丝的，很好吃对吧？”

“哈哈，是啊，又甜又香。”

“那就好。我昨天工作结束后，就去采购了。”

“下班后去买的？辛苦你了。”

“我找不到点心店，问了克雷莫兰士兵，他告诉了我，人很温柔呢。晚上到店时都卖空了，好可惜。还好有曲奇，别的点心都没了，就只剩曲奇，我就买了曲奇。”

“哦～原来如此。”

我心里对着他生硬的表达犯嘀咕，嘴上还是点头回应，伊莱文眼睛瞬间亮了，大概是开心彼此能沟通，腼腆地扭着身子笑起来，像刚学说话的小孩，怪可爱的。

“这个好吃吗？”伊莱文指着饼干上的红色酱料。

“嗯，上面有果酱呢，果酱。”

“果酱。”

“对，果酱。”

“果酱，一样的？”

“嗯？”

“以前，我收到卡缪给的果酱，爬山时吃了。”

“哦，是我当时给你的那瓶啊。”

难怪，当时装干粮袋时特意放了瓶果酱，想着能补糖分，在雪山里也能当应急粮。我一点头，伊莱文就开心地反复念叨“一样的、一样的”。

“果酱很好吃，特别棒。山里很冷，雪又多，可我吃了果酱就很美味，之后就有精神了，身体也好的，所以走了很远的路。那是我第一次吃果酱，太好吃了，特别喜欢。”

伊莱文当初把空果酱瓶洗得干干净净，和大衣一起还给了我，记得那也是同款越橘果酱。

“原来你这么喜欢啊。抱歉啊，那瓶是最后一瓶了，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

伊莱文小声呢喃：“最后，没有了。”

“卡缪的妈妈，做果酱？”

“嗯。”

去年秋天，我采了山里的越橘，跟着妈妈问糖量、学熬煮，才做出那瓶果酱。

“卡缪的妈妈，在哪里？”伊莱文笑着问，还补了句“谢谢她”。

“啊？哦，是谢她做的果酱吧。那个，我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也不在了。你知道‘去世’吗？”

“去世？”伊莱文笑着歪头，一脸茫然。

我不知该怎么解释，只好默默指了指头顶。伊莱文顺着我的手抬头看天花板，这房子本就没有二楼，他看了半天又疑惑地看向我，反复几次后，我无奈苦笑。他像是终于反应过来，发音含糊地不停道歉，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安抚好他。

我起身拿起壁炉台上的相框走回来：“伊莱文，你看。”

我拉过椅子坐在他身边，递过全家福：“这是我妈妈，这是我爸爸，个子很高吧？你穿的那件大衣就是他的，连你都能穿呢。”

“爸爸。”伊莱文看向我，又像刚才那样指了指天花板，眉头拧了起来。

“……这是卡缪吗？”他指着照片问。

“嗯，这是我，十年前拍的，还是个小鬼头。”

“这位是谁？”伊莱文又指着我旁边站着的人。

“这是我弟弟。”

“弟弟……”

伊莱文盯着照片沉思，我猜他还不懂“弟弟”的意思，他却突然抬头看我，小心翼翼地指着天花板：“……弟弟？”

我赶紧摇头：“是不是，弟弟还活着，特别精神。”

“弟弟，精神？”

“嗯，他在上学呢，在首都的学校当学生，只是不在这儿而已。”

“学校。”

“对，首都的学校，弟弟他好好的，特别健康。”

伊莱文在心里慢慢琢磨我的话，神色渐渐舒展，松了口气：“弟弟精神，没事，太好了，我很开心。”

“哈哈，是吧。”

“我和卡缪一样。我的爸爸，还有我的（亲生）妈妈……”伊莱文指了指天花板，“我有精神很好的妈妈（养母），厨艺很棒，会做很多好吃的。还有很厉害的外公，教了我很多东西，我很尊敬他。妈妈、外公、爸爸，他们都是我最重要的人，我爱着全家，所以我并不孤单，很开心，很快乐，也很幸福，真好啊。”

他这番话全是零碎的单词，我实在没完全听懂，却隐约能察觉，他的家庭情况似乎并不简单。

“原来如此，外公和妈妈都很健康，太好了。”

“嗯，健康就好。谢谢卡缪。”

即便我只是随口附和，伊莱文也笑得格外温柔。

两人在屋里待到日暮西斜，伊莱文才起身告辞。

山道浸在暮色里，路边龙胆花已然绽放。他踩着松树投下的长长影子，一步一回头，反复朝我挥手，脚步徐缓地踏上归途。

临走前，还特意跟我说了句“我还会再来”。

从那以后，伊莱文便成了这村子的常客。

“你好，卡缪。”

“哟，还好吗？”

“我很好。卡缪你心情怎么样？”
“哈哈，挺好的，谢啦。”
“那就好，谢谢卡缪。”

伊莱文似乎和其他士兵同伴一起，住在山脚小镇外尤格诺亚军队的营地。驻军每周按日期轮休，伊莱文也有固定的休息日，所以他总隔一周、在同一个日子来村里找我。

“今天天气真好啊？”
“嗯，是啊。”
“昨天下雨了，我有点冷……”
“真的假的，别感冒了。”
“好，预防感冒很重要，我会小心的。”

他来我家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无非一起喝茶、在附近散步、吃午饭；有时会主动帮我打理后院的农活，有时又好奇地看着我织布。就这么平淡过一天，在天黑前返程，仅此而已。

“你这好不容易休息，来这没什么可玩的村子，不觉得无聊吗？”
“无聊？不无聊，没有错，我不无聊。”
“是吗？”
“我待在这里，心里会雀跃、会期待，心情很好，因为风景很美。”
“是吗。”
“我很开心，所以没关系。”

他用刚学会的词努力跟我搭话，我说的话他也认真听。偶尔我俩鸡同鸭讲，相视一笑就带过，慢悠悠过完午后时光。伊莱文很好学，会说的话一天天变多。

“昨天工作时，见到克雷莫兰的大人物了。”
“哦？”
“我特别紧张。”
“哈哈哈，那肯定够呛。”

“我不擅长应付大人物，会让我紧张。不过我擅长体力活，因为不会紧张。”

“也是，人总有擅长和不擅长的。”

“我想帮卡缪干体力活，请让我帮忙吧。”

“真的假的？那有事就拜托你了。”

“好，拜托了。”

伊莱文温和沉稳，性格和我截然不同，可跟他待在一起却一点都不别扭。他认真坦率，总是笑眯眯的，还莫名黏我。跟他相处的时光很快乐，像多了个新朋友。

“卡缪。”

“嗯？”

“我……很碍事吗？”

“啊？什么意思？”

“在卡缪心里，我碍事吗？”

“说什么呢，怎么会。跟你待着挺有意思的。”

“我很有趣？”

“算是吧，你挺特别的。”

“我很特别？”

“不是贬义。”

“是说伊莱文很奇怪？”

“噗！什么啊，不是！”

“怪人、疯子、神经病……”

“都说不是了！你怎么净学些有的没的！”

“可我确实和别人不一样，我一直这么觉得。”

“谁跟你说的？别瞎想，你是个好人。”

伊莱文说想多学克雷莫兰语方便工作，我就帮他纠正说错的地方。我虽没什么学识，但身为母语者，总归比他熟练些。

“上周我去买东西了。”

“哦，买了什么？”

“买了自行车链条。”

“自行车链条？干嘛用？”

“我把它弄坏了。”

“是弄坏，不是杀。”

“弄……坏？”

“对，‘我把自行车弄坏了’。”

“我把自行车弄坏了。”

“对了，你自己修好的？”

“修好了，自行车好了，太好了。”

“自己修的？厉害啊。”

“不、不厉害。我骑车摔了，把车弄坏了，还疼了一会儿。”

“真服了你，小心点啊。”

“好，我会小心。对了卡缪，‘真服了你’是什么意思？”

“呃，就是笨手笨脚、有点傻……啊，糟了。”

“是坏话吗？”

“是脏话，抱歉，别记这个。话说你没摔受伤吧？”

“没受伤，我很结实。但自行车不结实，我把它弄坏了。”

“真是的，小心点啊。”

“好，我一定小心。”

“行。还有‘真是的’别在外面乱说。”

“真是的？”

“真是的。”

我帮他纠正时，伊莱文会盯着我的嘴型模仿发音，最后歪头看我，像在问“对不对”。我一点头，他就开心地笑，像被夸奖的小孩，特别可爱。虽然对着一个成年男人说可爱很离谱，但他是真的可爱，还那么认真。

伊莱文好像总在工作间隙拼命学语言，每次来我家，都会迫不及待展示新学的词句，用有限的词汇跟我讲各种事。

“萨玛迪王国、索尔提科公国、邦德尔冯王国、纳吉姆纳诸岛、梅达恰特联邦、火焰之国……”

“这些地方你都去过？”

“嗯，我以前帮外公干活，去过好多国家。”

“哇好厉害，我这辈子都没出过克雷莫兰呢。”

“我外公才厉害，他去过超多国家，精通多国语言，特别博学。

外国人都说外公外语说得好，特别厉害。”

“你外公是真牛啊！”

“对，我外公真牛！”

“别学我说话。那跟外公出国，吃过啥好吃的没？”

“吃过。各国饮食差异很大：萨玛迪常吃羊肉，邦德尔冯盛产小麦，面包种类超多；普恰人爱吃辣菜，纳吉姆纳有吃生鱼的习俗。”

“啥？生鱼也能吃？”

“能吃，刚打捞的特别新鲜，虾、鱿鱼、章鱼也会生吃。”

“章鱼？海里那种？这能吃？”

“超好吃，鱿鱼也好吃，烤鱿鱼须绝了。”

“好家伙，世界上真有不少吃法奇特的人。”

“火焰之国还吃稻米哦。”

“啥？”

“稻米会放锅里煮熟了吃。”

“你说啥呢……开玩笑的吧？”

“不是玩笑哦卡缪，火焰之国人人都吃稻米，祭祀时会供奉给神明，再做成饭吃。”

“真、真的假的？是那种仪式之类的？”

“是真的，我也吃过，白白的、软软的，特别香。”

“真的假的……”

“火焰之国还有稻米酿的酒。”

“稻、酒？”

“嗯，把稻米煮熟捣碎，装进坛子酿一年，就成酒了。”

“.....”

“我外公喝了好多稻米酿的酒。”

我惊得说不出话，伊莱文却一脸困惑看着我——他其实想说的是“米酒”。

即便常闹这种乌龙，我还是很喜欢和伊莱文聊天。

神父帮着说了不少好话，村里人都知道伊莱文不是坏人。伊莱文每次遇见村民都毕恭毕敬鞠躬问好，长相又一脸和善，久而久之，大家对穿尤格诺亚军装的他也没了戒备，反倒总来打听形影不离的我们到底是啥关系。每次我都答不上来，就怕说破相遇那天的事会触及他的军方机密——他当时为何全副武装、满身枪伤出现在村里？那个雪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伊莱文对此绝口不提，我也没敢问。更怕一问，就会窥见他军人身份里可怕的一面：他曾扛着旧步枪征战，说不定用那枪杀过人，甚至可能是克雷莫兰士兵。越想越怕，我只能对此闭口不谈，假装毫不在意，自然也没法跟村里人细说，每次都含糊带过。

可不知从何时起，村里竟传开了我和伊莱文在交往。

和他散步时，总被村民用暧昧的眼神打量，还会被打趣。我虽烦恼，却觉得这种误会反倒省去不少麻烦。何况伊莱文特别认生，见了村民就害羞地躲在我身后，压根不懂这些微妙的心思，我也就索性不管了。

就这样，心底藏着一丝难以言说的芥蒂，却又假装毫无察觉，沉浸在伊莱文如春日暖阳般的笑容里，过着安稳平和的日子。

那天也是晴空万里。

“我是尤格诺亚人，十九岁，是男人。”

惬意的午后，两人饭后消食，慢悠悠散步到河边。

“我在军队工作。”

像往常一样，自然开启了会话练习。

“卡缪，你几岁了？”

“我二十二。”

“二十二……”

“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是二十二岁哦。”

伊莱文连连点头。

“卡缪是克雷莫兰人，二十二岁，是女人吗？”

“哈哈，是啊。”

两人并肩坐在草地上，望着溪流。我听着发音愈发流利的伊莱文说话。

“卡缪很会做饭。”

“才没有呢。”

“就是很会呀。”

“别学我说话，应该是‘才没有这回事’啦。”

初夏的山林草木繁茂，天上飞鸟展翅盘旋，风过林梢沙沙作响，送来清爽的草木气息。高地盛夏也不会太热，此刻正是最舒服的时节。

自从那年春日重逢，伊莱文每周都会准时来访。

他总在我收拾完早餐时轻轻敲门，算着从山脚骑车过来的时间，定是起得很早。连杂货店老板都说，清晨进货路上见过他骑着车飞快冲过山道。我既开心他来，又总想着：何必这么辛苦跑这偏僻地方，难得的休息日，和战友去镇上玩多好。可每次说这话，伊莱文都只是沉默。我便懂了——他大概没什么朋友吧。他人不坏，不至于被讨厌，只是太害羞、太内向，怕是不敢主动邀约战友。原来如此，所以才总来我这儿。孤身来到异国他乡工作，身边没有亲近之人，只好每逢休息日就来找唯一认识的我，还拼命学着陌生的语言。这样一想，倒叫人有些心疼。

之后他再来，我总会好好招待。虽没什么好东西，却会泡上好茶、做些精致些的饭菜，带他散步聊天，陪他练习语言。哪怕只是这些小事，伊莱文也开心得不行，看着他的笑容，我也跟着高兴。

“卡缪很温柔。”

“才没有。”

他真的每周从未缺席。

“卡缪很细心呢。”

“好好好知道了。”

嘴上说着不用，每次来却总带着礼物。

“卡缪很好看。”

“喂喂，拍马屁可没好处啊？”

他说，一直很感激我当初救了他。

“你是很温柔的人。”

“这话是在练习撩妹吗？”

说实话，我早察觉他对我格外亲近。

“我、我喜欢你。”

“哈哈哈，这话能说这么溜，合格了。怎么，在那边有喜欢的人了？”

就他长的这模样，怕是能轻松俘获姑娘的芳心吧。

我笑着调侃，却见伊莱文的脸瞬间涨得通红。

嗯？

他通红的脸颊，像沉入山间的落日，慢慢埋进了双手里。

小鱼在河面轻快地跃出水面，岸边岩石上休憩的两只小鸟被声响惊起，扑棱棱飞远了。

伊莱文的脸彻底藏进了掌心。

周遭陷入寂静。

“你该不会是在跟我表白吧？”

我半开玩笑地问，他却把脸埋得更深了。抱着膝盖，双手捂着脸，高大的身躯使劲蜷缩起来，后颈红得发烫，早已是熟透的颜色。

喂喂，真的假的？

我和伊莱文相遇在战乱未平之时，他当时徘徊在生死边缘，不过是恰好被我撞见罢了。

曾在某本书上看过，人逢生死危机，容易生出某种错觉。

所以眼下这情形，会不会也是如此？

是他的误会，或是执念……

这般思忖着，从春天到初夏和伊莱文相伴的日子，也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

伊莱文向来温和，脸上总挂着笑意，认真、有礼、善良，是个再好不过的人。

我们的语言虽未全然相通，他偶尔还会说错话闹笑话，可彼此的心意，似乎总能传达到。和他在一起，我总能笑着度过时光，他也一副乐在其中的模样。我渐渐盼着能有更多相处的时刻，盼着他的克雷莫兰语再精进些，那样就能聊更多话题，满心都是期待。近来甚至动了念头，要不要也学几句尤格诺亚语。

有他在身边，从无半分别扭，看他开心，我也跟着欢喜。备菜时会想起他夸赞美味的模样，花坛里的花结了苞，会盼着开花时恰

逢他来，到了他该登门的前一日，总会惦记着别下雨、盼着天放晴。

总之，每周他来的日子，我都满心期待，日日盼着——

这么说来，我对他的心意，早已不言而喻了吧。

之后伊莱文还是每周都来我家，日子一天天过，他最后干脆每周都在我家住下了。

驻军本来禁止外宿，哪怕休息日早晚点名也得待在营地，可伊莱文却总在我家待着。我一直担心军规森严，违反了要挨重罚甚至被开除，他却半点不在意。问了才知道，是托战友帮忙打掩护糊弄过去了。真能这样操作？看似老实木分的他居然会来这套，人果然不可貌相，伊莱文骨子里还挺机灵的。

后来伊莱文为了多待些时间，休假前一晚就会过来。工作一结束就立刻离开尤格诺亚军营，趁着暮色骑车猛冲山道，半夜才到村外我家。留宿一晚，第二天一整天都在村里陪着我，晚上挤在我小屋的窄床上同眠，天没亮就悄悄起床赶回营地。

他走的时候我总想出门送，却总被他拦下，说天没亮太危险。我只能做点简单早餐让他带上，怕他路上饿。看着他把三明治绑在车把上，开着自行车小灯消失在漆黑山道，我就趴在窗边目送。

嘴上碍于年长的矜持没表现，那时我早已对伊莱文满心牵挂。关系深了就再也离不开，一周只能见一次让我煎熬不已。他不在的夜晚格外冷清，尤其是他走后的那天，一想到要等整整一周，满心的失落感压得我什么都做不了，一整天都胡思乱想，只盼着他下次休假早点来。我看着这样矫情的自己，除了无奈只剩惊讶。

我在克雷莫兰港口镇长大，听惯了船员的粗话，整天和附近野小子疯玩，身上半点女孩子气都没有。嘴毒得很，父亲还笑着看我

闹，母亲却总担心我嫁不出去。可谁能想到，如今我竟会天天惦记着一个人，心里揪着疼。要是弟弟看到现在的我，怕是要嫌恶心，或是笑得前仰后合吧。

而当伊莱文说要走的那一刻，我才真切觉得自己这份心思近乎病态。

“卡缪，我明天要回尤格诺亚了。”

听到这话，我脚下一软，脸色瞬间惨白，脑子一片空白，连呼吸都忘了。伊莱文拉起发呆的我走到挂历前，一边指一边解释。

“我这天回尤格诺亚，要工作一周，到这天才能回克雷莫兰。所以没法来你家，改到这天来看你。”

他指着挂历上的日期不停说着：“要整整两周见不到卡缪，我会很难过、很孤单，一点都不想走。但这是重要的工作，必须回去。等工作结束我就来你家，可是卡缪……”

伊莱文突然用力抱住我。看着清瘦，胸膛却很结实，手臂也很有力。被他的气息包裹，我才慢慢回过神，听懂了他的话——原来只是临时回去一趟。我刚才居然以为……

就算弄明白了，膝盖还是软得站不稳。我勉强抬手拍他的肩，硬撑着稳住声音：“多大点事，至于吗？两周很快就过去了。”

“很快？才不是，太久了。没有卡缪，我会很孤单……”

“打起精神来，是工作对吧？好好干，我等着你的尤格诺亚特产哦。”

“特产……好，卡缪，我一定带好多好多回来，超多超多。”

“哈哈，开玩笑的，别当真。不用带什么特产，你平平安安回来就好。”

“不行，我要带好多，带给卡缪。你一定要等我。”

“知道了知道了，我等你回来。”

被伊莱文紧紧抱着，我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抚，心底却渐渐涌上一层化不开的阴霾。

后来，伊莱文果然如约回到了克雷莫兰。

明明说好了两周后才来，可他抵达克雷莫兰港口当天，一下船就换乘军车和自行车，一路马不停蹄赶在深夜冲到了我家。

就这么在我家待了短短几小时，几乎没合眼，天刚蒙蒙亮又迎着晨雾赶回了军营。

他说特产都落在船上了，下次一定带来。

这件事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沉浸在温柔乡的我，让我直面现实。伊莱文是尤格诺亚人，早晚要等这边的工作结束就回国的吧。

桥梁工事还在继续，却有传言说靠一众优秀技师，工期已大幅缩短。不管怎样，总有结束的那天，他自然要回去。到时候我呢？被丢下吗？——我不要，我不想和伊莱文分开。可我又能怎么办？跟着他去尤格诺亚？我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人，怎么在陌生国度生活？况且还放心不下弟弟，更别提他根本没承诺过要带我走。对他而言，我终究只是个外国人。他心里，恋人也好终身伴侣也罢，大概还是本国人更合适吧。

而且，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

之前有次去山脚办事，突然好奇他工作的地方，就绕过去看过一眼。出了镇子走没多久，一片开阔地连着深谷，正是大工地的据点。大型机械和建材杂乱堆放，各色衣着的人混在一处干活，最多的是克雷莫兰军青紫色军装，其次是尤格诺亚军浅绿色军装，还有技师和本地工人。没有禁入围栏，本可以走近，可我远远望着喧嚣中忙碌的人群，一眼就认出了他。背影没错，那头顺滑的头发，肯

定是伊莱文。他正和几个军人说话，看着看着，心里莫名别扭起来。

伊莱文穿的是普通士兵那样的简单军装，和周围干活的年轻人一样，看着就是个小兵。可他身边都是年长男人，穿得笔挺，胸前挂满勋章奖章，一看就是长官，伊莱文该是下属才对。可偏偏不对劲，我说不清缘由，却觉得反过来才对——

伊莱文像长官，围着他的人是下属。他站姿端正自然，和往常来我家时一样，而那些看似长官的人却笔直站着，紧盯他的一言一行，生怕漏听一字一句，他指个方向，众人就齐刷刷转头，用力点头聆听，像绘本里听候王命的侍从。我第一次对他的身份起了疑心。

我一直以为他年轻，就是军队里最底层的小兵。可事实或许并非如此？问起工作，他总说自己不起眼，在学东西、帮大家打杂。他军装也确实没任何军衔标识，看着就是普通士兵。可种种迹象表明，他在军队里分明很受重视。毕竟总外宿，再怎么样也该被长官发现，可他从没被警告过，每周都安然在我家留宿，怎么看都是被特殊优待。难道他是高官子弟？

他说话举止温和，却透着一股贵气，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疏离感，说他是娇生惯养的少爷，我也信。可偏偏他农活又极熟练，帮我打理田地时，挥锹有力，除草麻利，干完还会熟练磨镰刀。他还说过，自己在小村子长大，常帮母亲干农活、喂鸡。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是战乱时被送到乡下寄养，有两个母亲？

我越想越糊涂，却确定他绝不是普通人，很可能出身不凡。我们家世代都是船员，实打实的平民百姓。高贵门第的人，大概只会和同阶层的人来往吧？这样一想，我和他之间，哪里有什么未来。或许不久以后，我们就会分开……

这些念头压得我心情低落，身体也莫名不舒服，我只当是自己想太多了。

说起来，弟弟留下了一本旧笔记本，我从书架取出来放在桌上，

翻开找了空白页，拿起铅笔慢慢画。

画里是个穿普通村服、着裙装的人，头顶翘着乱糟糟的头发。一旁好奇凑过来看的伊莱文指着画问道：“这是卡缪吗？”

我点头，他立刻笑得眉眼弯弯：“好厉害，好可爱。”

他总把我随手涂鸦的画夸上天，不停说着卡缪画画真厉害。

我又在旁边添了个人影——比我高一头，头发顺直，参照着身旁的人画了衬衫、衣领、袖口，还有多口袋的衣摆和腰带。一直盯着我笔尖的伊莱文猛地屏住了呼吸：“这是我吗？”

我再点头，他瞬间笑容满面，开心地指着涂鸦：“好厉害，是我的画！”

“这是卡缪，这是我，我们俩排在一起呢。我在笑，卡缪也在笑，真好，画得好，太好看了。”

他不停夸我画技好，说喜欢这幅画，想让我送给她。哪怕是随手画的，他也用尽词汇夸赞。伊莱文真是个好人。

我暂时忘了所有烦心事，静静望着他最爱的笑容。

接着我再次拿起铅笔，在画上加了样东西——在翘发那人的腹部中央画了个圆圈，圈里是个小小的身影，有着小小的脑袋、小小的身子和四肢。

画完放下笔看向伊莱文，他原本笑着看画，视线在我和画之间来回比对，像孩童猜谜般兴致勃勃，可那神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僵在原地，一瞬不瞬，视线像被钉在画上，死死盯着我肚子上那幅小小的胎儿涂鸦，眼神几乎要穿透纸面。

我等着他开口，可在听到他说话前，抬头望见他的神情时，我就已经猜到他会说什么了。

天色彻底沉了下来，屋里越来越暗，该点灯锁门了，我却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独自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地望着玄关大门。

伊莱文走了，不会再回来了。

刚才明明还抱着一丝期待——他肯定会惊讶，但说不定会开心吧？他那么温柔。可现实狠狠打了脸，他露出了从未有过的冰冷神情，喃喃着我听不懂的话，转身就走，再也没回头。

我和孩子，被他抛弃了。

安静得可怕的屋子里，只剩我一个人胡思乱想。

啊……我到底算他什么？不过是他因公滞留异国时认识的一个脸熟女人，管吃管住还陪睡，多方便的玩伴。一听说有了孩子，立马逃之夭夭。原来我就是所谓的“当地情人”？不是吧，真这么狗血……我真是蠢到家了。

父母双亡，弟弟升学离家，只剩我守着空屋踏实过日子，从没奢望过什么，却落得小说里最蠢的下场——掏心掏肺对男人，最后被弃如敝履。偏偏还是被那个看着人畜无害、软乎乎的家伙骗了。以前总觉得“恋爱使人盲目”这种话跟我无关，如今才懂，人生真的猜不透。要是让弟弟知道，我跟外国士兵纠缠不清怀了孕还被甩，他肯定要炸毛，骂我没脑子。

冷静下来想想，早该看清的。伊莱文从没跟我提过未来，一开始还愿意教我尤格诺亚语，后来却总岔开话题敷衍过去。之前去他工地，他看我的眼神就格外冷淡，跟平时判若两人，当时我还以为是打扰他工作惹他生气，赶紧溜走了。那天被一群尤格诺亚军士围着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我还傻乎乎等着他解围，说不定那时他们就在嘲笑我这个被蒙在鼓里的傻子。就连在床上，他情到深处总念叨

我听不懂的话，说不定是在喊故国恋人的名字吧？

我真是太蠢了，居然还幻想过和他共度余生。他本就是外国人，任务结束必走无疑，怎么可能带着我这个没家世没金钱、连语言都不通的乡下女人回去？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居然现在才想明白。

越想越觉得自己可笑，天色越暗，屋里也越冷。克雷莫兰短暂的夏天快要结束了，很快就是匆匆的秋天，接着便是漫长刺骨的寒冬，今年冬天，怕是会格外冷吧。我望着窗外，心里一片冰凉。

……算了，再消沉也没用，木已成舟，日子还得过。打起精神吃点东西吧，虽然一点胃口都没有。厨房里还有特意为他做的炖山鸡，哼，那种混蛋，不配吃我做的饭，我自己全吃光！而且现在不是我一个人了，必须好好吃饭才行。

真是没出息，不过是怀了孕，就慌成这样。以后我和孩子相依为命，没他照样过！我摸着还平坦的小腹，轻声嘀咕。

没有爷爷奶奶，父母也不在了，但我还有弟弟啊。那个优秀的、在首都上大学的弟弟。对了，弟弟要当舅舅了？喂，小家伙，你舅舅马上就要升级咯。一想到弟弟可能出现的抓狂表情，我竟莫名多了点力气。

“好！”

我拍了下膝盖，猛地站起身。没父亲又怎样？我会一辈子陪着孩子，我们母子俩好好活下去！

手抚在小腹上，感受着那微弱的小小生命，想到孩子连父亲的面都没见过就被抛弃，强忍的泪水差点夺眶而出。该死，我才不哭！我要带着孩子坚强地活，活给他看，活得比谁都开心，让他以后后悔莫及！

闭眼深呼吸稳住情绪，睁眼却觉得屋子格外空旷冷清，刚压下

去的低落又涌了上来，我赶紧摇摇头驱散阴霾。没什么不一样的，不过是这几个月多了个人陪，我的世界、这屋子，从来都没变过。

小时候全家围坐吃饭的大桌子，摆着全家福的壁炉台，前阵子我们俩一起弄得满身煤灰打扫的壁炉，随风飘动的窗帘，窗外熟悉的山峦，染成茜色的天空上飘着薄云，远方传来斑鸠即将南飞的啼鸣，还有山间回荡着的——

马嘶声？

推开门走到门廊，只见一匹白马正沿着屋前坡道疾驰而来。

铁蹄狠狠踏过地面，肌肉贲张，步伐遒劲地直奔我家，马背上那人，分明是伊莱文。

哎？伊莱文？骑马？哪来的马？搞什么啊——？！

我彻底懵了，他却勒住缰绳，骏马应声在屋前停下。他翻身跃下马背，顾不上拴住还在喘息的白马，径直朝我狂奔而来，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台阶，扑到僵在玄关的我面前。

他喘着粗气望着我，双眼赤红，全然没了往日的温和，吓得我差点哭出来。突然，他膝盖一软，我慌忙去扶，却见他只是单膝跪在了地上，抬头凝视着我，那眼神像在瞪我，愈发吓人。搞什么啊……到底要干嘛？

我忍不住想开口，却被他突然伸来的手掌制止。好怕，完全不懂他要做什么。

“卡缪。”

他终于对眼眶泛红的我开口，手探进衣兜摸出样东西举到我面前——是个小盒子。

轻轻打开，里面躺着一枚镶着青石的戒指。他单膝跪地，直视我的眼睛郑重开口：

“请和我决斗。”

他捏起戒指往我左手无名指套，尺寸差太多，松松垮垮的。一松手，戒指就滑落，叮叮当当作响着滚下台阶，掉进了院子的草丛里。

我俩无言望着它消失的方向，随即他起身，也跟着滚下台阶，趴在草丛里摸索起来。

我呆站着看这一幕，只剩茫然。

另一边，被丢下的白马悠闲打着响鼻，踱到井边，大口啃起筐里的菜叶——那是我刚从田里摘来，准备做晚饭沙拉的。满身草屑的伊莱文转头撞见，猛地起身，边快步冲过去边叽里呱啦说着什么，语速快得惊人。

那既不是克雷莫兰语，也不是尤格诺亚语，倒像杂货店老板和老板娘闲聊时用的狄尔卡达尔语。

喂，伊莱文，你居然连狄尔卡达尔语都会？

茜色天幕下，伊莱文用第三种语言对着马念叨，白马自顾自地喝水，完全不理他。而我，孤零零站在玄关，成了局外人。

秋日晚霞里，紫空中的薄云缓缓舒展变幻，像一条腾空的巨龙。

2.

■■■■年■月■■日，尤格诺亚王国国王与王后诞下第一王子伊莱文，王城内一片欢腾。然片刻之后，该国宰相乌尔诺加率领政变军队攻占王城，枪杀国王、王后及其亲信，以武力夺取政权。与此同时，前国王罗与第一王子伊莱文侥幸逃生，在枪林弹雨中穿越国境，亡命他国。

历经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罗最终抵达狄尔卡达尔边境的伊希村，投靠隐居于此的盟友特奥，伊莱文交由特奥之女佩露拉抚养。安顿好伊莱文后，罗即刻离开村落开始漂泊，不久后秘密潜回祖国，着手打探局势。尤格诺亚王权覆灭后，登顶政权的乌尔诺加凭借舆论操控煽动民众，以压倒性的号召力自立为皇帝，推行权力高度集中的高压政策。尤格诺亚王国更名为大尤格诺亚帝国，言论管制、思想镇压、王室复辟派肃清等恐怖统治席卷全国；为扩充军备，帝国又课以重税，国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目睹国家危亡，罗为将尤格诺亚从暴政中解放，组建地下组织，一边开展反现政权抵抗运动，一边周游各国，与旧识各国元首秘密会晤，耗时多年逐步壮大同志与支持者队伍。

伊莱文在宁静的村落中被佩露拉倾注爱意，健康成长。平日里与同龄孩童嬉戏，时常跟随曾为佣兵的特奥隐居深山，苦修生存与战斗技能——枪械刀剑的使用、火攻与白刃战技巧、兵法战术及野外求生术，无一不被悉心传授。成长过程中，伊莱文时常从归乡的罗口中听闻自身身世、父母惨死的真相与故国惨状，自幼便向祖父立誓，必报父母血仇，以自身性命换取故国解放。

在此期间，军力日益强盛的尤格诺亚帝国已然成为军事大国，频频与狄尔卡达尔联邦、邦德尔冯王国等邻国爆发冲突；同时对梅达恰特联邦、古洛塔共和国等小国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其臣服，为掠夺北国丰富地下资源入侵克雷莫兰王国，霸权版图不断向全球扩张。

年满 16 岁的伊莱文离开伊希村，正式加入尤格诺亚解放军，与罗一同开展地下活动，为推翻帝制筑牢根基。某年冬季，伊莱文率领小队沿克雷莫兰王国边境山道行军，欲与拉姆达法王缔结密约，

途中遭遇早已暗中追踪罗与伊莱文踪迹的乌尔诺加部队，双方展开激战。伊莱文为掩护队员身中数弹，坠下悬崖。厚重积雪保住其性命，却使其与部队失散，孤身一人在雪山中漂泊。暴风雪中，伊莱文循着隐约微光艰难前行，终抵达山谷间的小小村落。

离开卡缪身边的伊莱文穿越狂风暴雪，翻越泽兰达山脉，与早已抵达圣地的祖父罗所率部队汇合，成功谒见与尤格诺亚王室渊源深厚的法王。伊莱文出示自神话时代传承的尤格诺亚王室嫡子信物——龙瞳纹章，以及母亲遗留的翡翠项链，证明自身正统王位继承人身份，与拉姆达法王约定，待故国解放之日，法王将承认其主权合法性。

次年，即尤格诺亚王室覆灭、帝制确立后的第 19 年春天，潜伏于尤格诺亚首都的解放军发动总起义。游击队接连攻克帝制派据点，罗与伊莱文所率部队包围尤格诺亚王城，经城内惨烈激战，成功俘获乌尔诺加及其亲信并解除武装，收回王城。持续 19 年的乌尔诺加帝制统治宣告终结。当日，屏息在家中关注战局的国民目睹象征生命大树的王国国旗重新飘扬在尖塔之上，前国王罗宣告帝制垮台的演说通过广播传遍全国，民众欢呼雀跃，共庆解放军胜利。

战后，新政府召开军法会议，裁定帝制派罪责。虽多人获赦，但核心骨干大多被判死刑。前皇帝乌尔诺加的处决以非公开形式进行，且采用特殊流程：为防止其逃跑，乌尔诺加被击碎腿骨拖至刑场，前国王罗举起步枪精准击穿其头颅，而步枪的子弹，正是站在祖父身侧的伊莱文王子亲手装填。

此后，尤格诺亚在前国王罗以临时元首身份的领导下，全力推进荒废国土的重建工作；同时归还非法侵占的各国领土，积极开展战后赔偿、和平谈判、技术援助等和平外交。长期受暴政压迫的尤格诺亚国民对王室复辟期待极高，伊莱文王子与祖父并肩奋战在解放前线，立下赫赫战功，战后却极少现身公众视野，民众拥立其为新国王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前国王与第一王子始终坚持尤格诺亚应转向共和制，伊莱文本人亦对王位毫无兴趣，这成为国民对现政权唯一的不满之处。

3.

拂晓时分，士兵们悄无声息地列队行军。

望着那整齐划一、丝毫不乱的队伍，我终于醒悟，赎罪的时刻已然降临。

乌尔诺加的计谋何其阴险。他擅长笼络人心，对有的人巧言诡辩，对有的人甜言蜜语，一步步渗透人心，历经十数年光阴，将众人都变成了他达成目的的棋子。

他向贪图功名者许诺未来的权位，向对王权心怀不满者灌输煽动性言论，不断放大其怨念；对那些忠于国王、立场坚定之人，则施以威胁恐吓。

那时我刚有一个刚出生的女儿，那是我们夫妇盼了许久才得来的独生女。

宰相派人送来一份贺礼，包裹里竟是母兔与幼兔的尸体——母兔的肚子被纵向剖开，浑身是血的幼兔从腹中探出头来。

包裹上附着宰相的亲笔留言：愿你以此为鉴，护得妻女平安健康。

妻子表面上对宰相的“关怀”表示感谢，内心却满是厌恶，尤其对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兔尸体，难掩心痛之色。

我当即明白，这是赤裸裸的警告。

国王与王后的第一子嗣即将降生，今日清晨，统管王城守卫的我接到了调整兵力部署的征询。

身为近卫师团某联队队长，我清楚宰相主动接触我的目的。

这份部署看似只是寻常的人员调配，毫无异常，可一旦执行，

必然会在王城守卫中留下一处缺口，而缺口所在，正是通往国王寝宫的通道，且驻守那片区域的，多是传闻中与宰相暗通款曲的联队长麾下士兵。

若当时我拒绝这份部署调整，尤格诺亚的历史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只可惜，一切都太晚了。

国王与王后惨遭谋害，刚出生的婴儿与前国王也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那日回荡在王城的枪声，究竟是射向国王，还是王后？亦或是穿透了刚出生的第一王子那柔嫩的肌肤？

近二十年光阴已逝，那枪声却始终萦绕在我耳畔，挥之不去。

我深知，若当时不肯听命于宰相，被射杀的或许就是我的妻女。

身为近卫师团一员，我本该为王室赴汤蹈火，哪怕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可我的妻子与女儿……我终究没能守住。

革命之后，我被发配至边境任职，表面上与妻女过着安稳的生活，却夜夜被幻听的枪声折磨，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

如今在现政权下，我这个参与过革命的人被奉为英雄，可这不过是乌尔诺加的又一个计谋。

所有参与这场革命的人，无论国内外都被大肆宣扬，名字被深深镌刻在历史上，即便如我这般因受胁迫而被迫妥协之人，也不例外。

如今世上再无人敢公然反抗乌尔诺加，可那场革命后，那些曾与我并肩、却因形势所迫屈服的同僚，都在暗地里将“叛徒”的污名扣在了我头上。

即便他们未曾言说，眼神却早已道尽一切——你是背叛王室的罪人。

我无数次想过自我了结，以求得内心安宁，可乌尔诺加连这点权利都不肯给我。

他布下了如地底蛀虫巢穴般错综复杂的监视网，连一个叛徒都不肯放过，自尽会被视作对体制的背叛，连宗族亲信都会受到牵连。

我无处可逃，只能扼杀本心，如机器齿轮般日复一日机械地完成任务，在无尽的煎熬中盼着这地狱般的日子终有尽头。

隐居在边境宅邸办公的我，此前从未听闻过解放军的存在，直到那句消息传入耳中——罗大人还活着。

听到这话的瞬间，一种诡异的释然包裹了我，如同死刑犯得知了自己的行刑日期，又仿佛苦尽甘来、解脱之日终于降临。

罗大人躲过了乌尔诺加的层层算计，以更胜一筹的智谋，率领解放军悄无声息、一步步向首都逼近。

我不知他们为何选择我的领地作为进军路线，只记得与他们相遇那日，我方军队中竟有人主动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那人扔掉了帝制后象征残暴的红色军帽，戴上了藏在身上的旧尤格诺亚国军青绿色军帽。

其余士兵也无人举枪相向，只是静静望着这一切。

就在那队伍之中，我看见了罗大人——那个能审判我、将我从无尽痛苦中解救出来的人。

我立刻从马背上滚落，连滚带爬地冲到他脚边，匍匐在地，额头紧贴地面。

“求您……求您……”

耳边传来卫兵迅速围拢警戒的声响，数支枪口对准了我的头颅。

我紧握双拳，湿润的泥土与腐烂的落叶嵌进指甲缝里，在仍有残雪的漆黑森林中，我将额头抵在冰冷的地面，主动献上脖颈，乞求着他的慈悲。

“求您亲手……了结我吧……”

罗大人缓缓向我走来，耳边传来枪支收起的轻响。

我满心欢喜，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心中默念着，可怜我那因嫁了叛徒丈夫而命运多舛的妻女，只愿她们往后余生平安顺遂，再无苦难。

头顶传来阴影笼罩的气息，我心想，终于来了。

我闭上双眼，迎接这十九年来梦寐以求的瞬间。

“我赦免你。”

耳畔传来这句话，预想中抵住额头的冰冷枪口、架在脖颈上的锋利刀刃都没有出现，只有一只手轻轻落在了我的肩上。

我抬头望去，罗大人看着我开口道：若有心赎罪，便从今往后，直至身死，都为国家尽忠效力。

说完，他便转身回到了队伍中。

我茫然无措，几乎要像疯子般嘶吼出来，只能用沾满污泥的手死死捂住嘴，咬碎口中的泥土与青苔，望着他的背影。

事到如今，我该如何活下去？

我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呻吟，膝行着想要追上早已转身离去的罗大人，伸出满是污垢的手。

这时，一名年轻士兵迅速挡在了我与罗大人之间，如守护者般伫立在旁。

天色渐亮，晨曦从山巅洒落，照亮了那名年轻士兵的脸庞。

青绿色军帽下，栗色的发丝垂过耳畔，在颈后整整齐齐地收拢；清秀的眉骨下，是一双意志坚定的翡翠色眼眸。

啊……啊，神明啊！

这发丝，这容貌……！

我浑身如患疟疾般剧烈颤抖，膝盖再也支撑不住身体，瘫倒在泥泞之中，冰冷的寒意透过臀部传遍全身。

身体的感官逐渐麻木，顺着下巴滑落的液体，早已分不清是口水还是鼻涕。

革命后被从全国各地收缴、焚烧殆尽的国王夫妇肖像与照片，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过往的记忆汹涌而来。

约莫十八、十九岁的年纪，有着先王的轮廓，承袭了王后的发丝，那个被允许常伴前王身侧的人……

这个认知如惊雷般炸响，我苦苦支撑了十九年的精神防线，瞬间土崩瓦解。

我像个傻子般瘫坐在雪与泥的混合之中，连目送解放军远去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瘫在泥泞里失禁，任凭泪水肆意流淌，耳边只剩下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再无其他。

4.

那孩子是神的恩赐，我迄今为止依旧这般坚信。

那天，女儿在我眼前惨死，我却束手无策。看着她被乱枪击穿身体、轰然倒地，我只能背过身，抱着刚出生的孙子，拼命冲进密道逃亡。是哪里出了错？是从何时起一步步偏离了正轨？鲜血如注般涌向脑海，我早已失却了半分冷静的判断力。怕是连那位盖世贤王听闻，都会对我这般模样嗤之以鼻。我满身泥泞，像条爬虫般在荒径中匍匐，一心只向着国境线挪动，脑海里只剩“复仇”二字。女儿身上汩汩流淌的鲜红血液，早已灼刻进眼底，染红了我整个世界。我发誓，必定要亲手杀了那个男人，为了这个目标，无论何等苦难我都要活下去，那时的我，像野兽般只剩这一个念头。

那孩子，真是个无比神奇的孩子。

尚未越过国境时，我抱着襁褓中的他躲进一间破屋，想避开追兵。敌人的脚步声已近在咫尺，我屏住呼吸静待他们经过，可偏偏这时，伊莱文开始躁动不安。许久未喂过奶，尿布也早已湿透，婴儿哭闹本是常理，可这一瞬，我却被逼到了绝境，必须做出抉择。我早已向自己起誓，定要活下去复仇，绝不能死在这里。可追兵是整支大队，我手无寸铁，一旦暴露，必死无疑，唯有继续躲藏。可若是伊莱文哭出声，我们祖孙俩定会被打成筛子。我必须活下去，若这孩子要哭……那我便只能亲手扼断他脆弱的脖颈。为了复仇，为了活下去，我竟要杀死自己的亲孙子，恶魔已然盘踞在我肩头。

脚步声越来越近，伊莱文皱紧小脸，张开小嘴正要吸气啼哭。就在我手指即将扣上他咽喉的刹那，怪事发生了——他竟突然止住了哭闹，睁着澄澈安静的眼眸，定定望向某处，不久便惬意地眯起眼，静静睡了过去，仿佛正被一双无形的母亲的手轻抚着、拥抱着。我维持着扣住他脖颈的姿势，向苍天祷告。那漫长到仿佛没有尽头的时间里，伊莱文始终安静乖巧。直到脚步声远去，又过了许久，我松了口气的瞬间，他才像是要把方才憋住的委屈尽数发泄般，放声大哭起来。后来我给他换了尿布，喂了些糖水，百般哄慰，他才终于止了哭。

逃亡途中，这般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许多次。

我就此确信，这孩子，是被神明庇佑着的。

可我，却将这神明眷顾的孩子，推入了战争的深渊。我为了自己的目的，将他当作武器般肆意利用，打着“悲剧王室遗留世间的奇迹之子”的名号，拉拢民心。那孩子也确实帮我达成了复仇的心愿，事事都顺着我的心意。他本可以留在宁静的村落，安稳度过一生，是我亲手摧毁了这份可能。在他尚且懵懂无知时，我便日日在他的耳边灌输复仇的誓言，让他长大后，主动踏上这条布满鲜血的道路。而事实也如我所愿，他对我言听计从，无比依恋我、信任我，按着我的吩咐拿起枪，扣下了扳机。

您该明白了吧？我是何等罪孽深重之人。但求您务必相信，那孩子是无辜的。内心温柔的他，本就该在这战火平息的世界里，被幸福包裹着活下去，他值得这份幸福。我自然也清楚，自己早已没资格陪在他身边——是我让那双温柔的手沾染了鲜血，我这般罪人，再也回不到那片安宁的故土了。死后，我定会化作失了魂魄的孤鬼，在无边无际的黑暗地狱里，承受永恒的煎熬，永世不得超生。您不必露出这般神色，从女儿在我眼前惨死的那天起，我便知晓自己终将落得这般下场，我早已做好了准备。所以，这样就好，这样那孩子终于能拥有常人该有的幸福了。这一切，都多亏了您。拜托您，今后多多照拂我的孙子，伊莱文的幸福，便是我此生最后的心愿……

5.

我叫伊莱文。

出生于尤格诺亚，在狄尔卡达尔长大，十九岁，男性。

我出生在尤格诺亚王家。但刚出生不久就发生了政变，父亲和母亲都去世了，于是我被罗外公带着离开了国家，在狄尔卡达尔边境的伊希村作为养子被抚养长大。

养育我的是伊希村的特奥爷爷和佩露拉妈妈。在伊希村，我上学、和朋友还有狗狗玩耍、帮妈妈干活、和爷爷去钓鱼或露营、也跟偶尔来访的罗外公一起玩，虽然有时恶作剧败露会被狠狠训斥，但每天都开开心心地满村子跑着玩。成年之后，我加入了由外公指挥的尤格诺亚解放军，一边躲避帝国方的追捕一边周游世界，在那里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又别离，经历了许多事情。如今，我回到了尤格诺亚，和外公一起在尤格诺亚政府内工作。

因为政变的关系，尤格诺亚政府执行部门人手严重不足，我和外公都兼任着各种职务，感觉像个什么都干的打杂工。作为工作的一环，目前我滞留在这个克雷莫兰王国，作为尤格诺亚-克雷莫兰军共同国际合作部队的一员，从事国际列车架线修复作业。这条洛特泽塔西亚大陆横贯铁路如果能全线恢复运行，至今只能依赖海路的物流将有望大幅改善。这不仅是尤格诺亚和克雷莫兰，也是邦德尔冯、狄尔卡达尔等大国都投入了巨额资金的重要任务。尤格诺亚军也选拔了精锐人才编入部队，每天都与克雷莫兰军协力挥洒汗水进行建设作业。能够参与这样有意义的工作，我感到非常光荣。我会为这次任务的成功而锐意进取。除此之外，我在这克雷莫兰还有一件期待的事。那就是每周一次的休假日，去朋友家玩。

我与那个人，是在去年的冬天，在这个克雷莫兰相遇的。

战争中，我在雪山遇难，陷入困境时，救了我的就是那个人。

那时的事，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在暴风雪中受伤、进退维谷的我，凭着黑暗中一点依稀可见的人家灯火，蹒跚前行。当然，我不能公然求救。我本想，如果能在那家的屋檐下或仓库里休息一下，等夜深人静时，再悄悄进去分一点水和食物，然后把我随身带的钱留下当作补偿。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走，回过神来时，却发现自己埋在雪里睡着了。我吓了一跳，慌忙站起来重新开始走，但很快又发现自己埋在雪里睡着了。起来再走，回过神来又在雪中睡着，明明在走却浑身是雪地睡着了，又醒来……这样的事似乎重复了好几次。总觉得困得不行，我想，恐怕那时我因为失血和低体温，意识已经朦胧了。但判断力下降的我并没有察觉，只是觉得“好奇怪啊”，便继续走着。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走到了那户人家门前，“太好了，就差一点了，再坚持一步”，抱着这个念头，我的意识完全中断了。

然后，等我恢复意识时，我正站在一片花田之中。

天空浮着云朵，小河潺潺流淌，周围还有蝴蝶飞舞，是个非常祥和美丽的地方。

小河对面有一座小小的水车小屋，烟囱里冒着细细的烟。能看到那里有人影。我虽然不太明白，但还是决定先过去看看。可是，想要过桥时却被制止了。他们说不能过去。没办法，我停下了脚步。我环顾四周，除了祥和的花田之外真的什么都没有。明亮的阳光下，柔和的风吹拂着草原上的花草，但不可思议的是，我的皮肤感觉不到风和温度，果然还是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没有别的事可做，我又想往那边去。然而，刚要过桥，就又被制止了。他们伸出手掌，摇着头，明确地表示不让我过去。为什么不能去那边，我完全不明白，但只要我轻轻抬起脚，他们就会惊慌失措地阻止我。我一放下脚，他们就扶着胸口安下心来。只是稍微抬一下脚而已，就慌成这样。一放下脚，他们就“啊，太好了——”地松口气。这让我觉得有点有趣，就试着抬脚、放下，抬脚、放下，虚晃了几招。结果他们闹腾得就像炸了锅一样。

看着他们，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愉快。因为他们对我的一举一动

都有这么大的反应。我觉得有趣，笑了起来，那两个人也露出了笑容。他们不为我的恶作剧生气，看着我，笑得非常开心。看着那笑容，不可思议地，我“果然还是想去他们那里”的念头变得更加强烈了，但想到又会让他们惊慌，还是作罢了。他们看着我，两个人互相点着头。然后又直直地看着我，接着不停地揉着眼睛周围。不知为何，我的胸口变得有些难受。

突然，其中一人指向我左手附近。我正想着是什么，顺着他指的方向低头看去，看到有谁正抓着我的手。咦？我顺着那只手伸来的方向看去，只见黑暗、冰冷、巨大的黑暗已经迫近到眼前。然而，握住我手的那只手，正是从这片黑暗中伸出来的。

这是谁的手呢？

这后面有什么呢？

说起来，我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

想着这些，我再次看向那两人，他们正朝我挥手。

看来，是告别的时间了。

我也朝两人挥了挥手。看到我这样，那个女人用手捂住嘴，跳了起来，抓住身旁男人的胳膊摇晃着。男人一边被晃得前仰后合，一边对着女人“嗯嗯”地点头。看着这样的两人，一种既怀念又寂寞的奇妙感觉在我胸中翻涌，但我想起还有必须做的事，于是背向他们，被不知是谁的手牵引着，再次投身于暴风雪肆虐的黑暗之中。

真是个奇怪的梦。

从这样一个怪梦中醒来的我，这次并非埋在雪里，而是不知身在谁家，好好地躺在床上，这让我非常惊讶。

然后，我也注意到有人在看我脖子上的吊坠，更是大吃一惊。

我的东西，什么都可以给你。

但是，只有这个吊坠，请不要偷走。

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拼命抓住了那只手。

我用蛮力攥紧了，肯定弄疼你了吧。

对不起。

当然，那人并不是什么小偷，看起来是个普通人，很快就将吊坠还给了我，我打心底松了口气。

这里是哪里，那人是谁，我完全不知道，但那人并没有要加害于我的样子，反而为我拨旺了壁炉的火，重新盖好被子，摩擦我冰冷的手，似乎很担心我。当那人将手放在我额头上试体温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感冒卧床时，伊希村的佩露拉妈妈温柔照顾我的情景，一不小心眼眶就湿了。不过，当时的我处于脱水状态，与其说是眼睛湿润，不如说干涩的眼眶里只有干巴巴的眼球在咕噜咕噜转。总之，我镇定下来，对着那位似乎救了我的好心人，努力礼貌地打了招呼。

晚上好。

今晚雪下得真大呢。

那个，恕我冒昧，请问这里是哪里？

失礼了，请问您是……？

但遗憾的是，我的喉咙干渴到了极点，发不出像样的声音。与其说是人声，不如说更像濒死的癞蛤蟆叫声。听着我“嘎嘎”的呻吟声，那人向我投来了非常怜悯的目光。我有点慌了，又试着对那人说话。

我没事。

别看这样，伤并不深。

睡一晚就好了。

我天生身体结实。

话说回来，这里真是间舒适又漂亮的房间呢。

还是发不出像样的声音。那人只是越发加深了怜悯的表情。就像宠物乌龟快死了似的一一用那种表情看着我。看来反而让那人担心了呢。而且，似乎就算想解除误会，语言也根本不通。这么说来，这里恐怕还是克雷莫兰境内吧。我从悬崖滑落时滚了很远，似乎完全迷失了自己的位置。而且遗憾的是，我不会说克雷莫兰语。听说到了拉姆达，会说尤格诺亚语的人就很多了，但现在这情况无济于事。这可怎么办呢？看着我思考的样子，那人摇着头，重新给我盖好被子。还拍拍我的胸口，甚至亲了亲我的额头。这是全世界共通的、哄孩子睡觉的妈妈的动作。意思大概是“别说话了，快睡吧”。晚上不睡觉乱晃时，佩露拉妈妈常对我这么说。实际上，那时的我眼皮沉重得不行。

考虑到追兵，一瞬间我犹豫了在这里睡着是否安全，但温暖的房间和舒适的床铺让我放下心来，感受着那人握着我手的柔软触感，我再次陷入了沉睡。

这次，我睡得很沉，没有做梦。

第二天早上，我神清气爽地醒来，看到昨晚的那个人還在我身

边，甚至握着我的手，感动极了。看来那人似乎整夜都在陪着我。是为了不让受伤的我感到孤单吧。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竟是如此亲切的人。我的心都在震颤。这人是好人。我立刻就下了这样的结论。绝对是好人。肯定没错。

而且，这结论并没有错。

之后，那人给我水喝，为我准备温热的饭菜，擦拭我血迹斑斑的身体，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语言依然不通，但那人会用各种手势传达意思，也想理解我的需求，我能深切感受到她正努力帮助受伤困顿的我，我更加感动了。在异国他乡偶然遇到的人，竟能如此亲切地对待我，我真的非常高兴。无论如何都想向那人道谢，但抱歉的是，我不会说这个国家的语言。所以，就算想说谢谢也说不了。

那人似乎也听不懂我的尤格诺亚语。那是当然的。会说尤格诺亚语的人，在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使用尤格诺亚语的，除了尤格诺亚之外，大概只有古洛塔、拉姆达，以及杜尔达部分地区的人吧。相比之下，狄尔卡达尔语作为大国语言，使用的人更多，即使算不上世界通用语，也在许多国家使用。我是在狄尔卡达尔境内长大的，所以会说狄尔卡达尔语。悄悄说一句，我狄尔卡达尔语比尤格诺亚语还拿手些。所以我想用狄尔卡达尔语和这人搭话，但我忍住了。因为我认为这可能会留下我的痕迹。

外公总是严厉地告诫我。

我的存在，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在 19 年前的那一天，我本该和父亲母亲一起死在尤格诺亚。在狄尔卡达尔时，我也用的是假名生活。和外公周游世界各国时，也用兜帽遮住脸，使用外公准备的各种假名，绝不说出真名。外公说，这是为了保护我的性命，也是为了尤格诺亚的未来绝对必要的事。对帝国军而言，暗杀罗外公是头等大事，更何况如果我的存在暴露了，他们就算掘地三尺也会把我找出来秘密抹杀——外公总是这么说。我生来就背负着使命，不能在完成之前死去。在我能自己保护

自己之前，他一直彻底隐藏我的存在。在适当的时机到来之前，绝对、不能向任何人表明身份。这是我和外公最重要的约定。

这样的我，却让这人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脸。

我这个年纪、会说尤格诺亚语、穿着旧尤格诺亚军服的男人。光这些，我就已经在这里留下了太多信息。如果再让对方知道我还可以说狄尔卡达尔语，可能会很不妙。如果因此导致情报泄露给敌方，外公、我的部队成员，甚至伊希村的居民和妈妈，最坏的情况下，连这个人都有可能受到牵连。

所以，即使被问到名字，我也没能回答。对救命恩人连名字都不告诉，这种无礼到极点的行为让我心情沉重。看到那人失望的表情，我心中充满歉意。我甚至想过，干脆从我众多假名中随便告诉一个吧，但我没有。因为，我想告诉我救命恩人的，是我的真名。是去世的父亲和母亲绞尽脑汁为我取的，我的真名。

于是，我下定了决心。

等战争结束世界恢复和平后，我一定要再回到这里。等到我能不再遮掩面容，能对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无需顾虑地报上真名时，到那时，我一定要告诉这人我的名字，并且用这个国家的语言，向她道谢。

就这样，我在战争结束后——不，其实是在那之前一点点——就开始学习克雷莫兰语了。

其实我很想有更多学习时间，但战后的混乱期非常忙碌，难以如愿。所以只要一有空闲，我就偷偷翻开克雷莫兰语教材，一点点地背单词和例句。为什么偷偷摸摸地呢？因为大家都在为了尤格诺亚拼命工作，只有我为了私人理由占用时间，让我感到内疚。特别是对罗外公，这种心情尤其强烈。

罗外公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位时曾被誉为稀世的贤王。而且，

他年轻时曾在世界各国游学，完美掌握了各个国家、各种语系的语言，被称为语言天才。所以，或许跟着外公学克雷莫兰语才是最好的。但我做不到。因为关于这个国家，我对外公怀有亏欠。

那天，我平安穿越雪山抵达拉姆达，与外公所在的先遣队会合时，外公看到我的样子，几乎瘫倒在地。但他立刻站起来跑到我身边，抓住我的手，迅速打量我的全身确认无恙。接着，他注意到了我身上披着的外国制外套，问我这是从哪里弄来的。那时，我生平第一次对外公撒了谎——我并非怀疑外公。我清楚他是个为了复仇可以不择手段的人，所以才那样做了。我担心外公可能会对那个知晓我存在的人采取某种行动，即使不至于夺人性命，至少也可能把那人从深山雪封的宁静村庄里带出来，幽禁在某个地方直到事态平息。外公就是如此重视我的存在，对他而言，我是王牌。

面对用审问俘虏般的眼神看着我的外公，我回答说，这是从山里发现的尸体上扒下来的。

尽管忙着以最快速度重建混乱不堪的国内政权基础，我也常因外交事务与外公一同出国，但唯独去克雷莫兰的机会迟迟没有到来。外公总是说我可以休假，但大家都在忙碌工作，只有我休息让我过意不去，所以我总是拒绝。但其实，我一直想着要早点去克雷莫兰向那人道谢，拼命练习要说的台词。所以这次，一有向克雷莫兰派兵的风声，我就觉得机会来了。我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权限，将自己的名字加入了派遣部队名单。然后扳着手指算着出发的日子等待，终于得以再次踏上克雷莫兰的土地。

然而，抵达该国之初，因为需要参加各种典礼和活动，我和一同前来的外公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和在尤格诺亚时一样，根本抽不出空来。

不久外公回国了，正式的桥梁修复作业终于开始，但我依然无法离开工作岗位。

因为尤格诺亚军和克雷莫兰军的关系非常糟糕。

我虽是作业员之一，但也兼任部队协调一类的职务，需要观察两军之间是否会发生纠纷。我每天巡视现场，与尤格诺亚兵们交谈，也与克雷莫兰军指挥官们细致沟通，调整作业环境。即便如此，现场始终笼罩着紧张的气氛。双方的关系，直白地说，糟透了。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旧尤格诺亚帝国和克雷莫兰王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尤其是克雷莫兰兵对尤格诺亚人的感情很恶劣。与经过大幅人事更新、旧帝国统治思想影响较少的年轻一代占多数的尤格诺亚军不同，克雷莫兰军中老兵很多，在大战的记忆还很新鲜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明显表现出厌恶尤格诺亚人的样子。尽管双方军队中也有不少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现场总是弥漫着一触即发的空气，我和那些与外公有交情的克雷莫兰军干部们也总是头疼不已。

在这一情况下，我一面和他们一同烦恼，另一面——说来非常惭愧——拼命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去见那个人。

终于有一天，我设法请到了整整一天的假，兴冲冲地前往了那个人的住处。

尤格诺亚军的高层知道我要出远门，说可以用军用吉普车，但因为是私事，我礼貌地拒绝了，转而借了一辆平时办杂事时用的自行车。

跨上那辆自行车，我意气风发地离开了营地。

我沿着几个月前就看着地图预习过的山路，一个劲儿地蹬着车。一边赞叹着离国境不远的克雷莫兰山岳地带险峻、严酷而又雄壮的群山景色，一边踩着踏板。途中虽然也有相当险峻的难关，但我心情雀跃，也没太在意。在晴朗天空中漂浮的薄云里，映出了那已有些遥远的雪日情景，我不断沿着山路向上，午前就顺利抵达了那人居住的村庄。

村庄海拔很高，残雪仍随处可见，被群山和陡峭的悬崖环绕着，莫名让我想起自己的故乡伊希村。那时这里被深雪封锁，景色与现在完全不同，但我还是凭着记忆和周围地形对照，找到了那人的家。

我推着自行车，心怦怦跳地在村里走着，远处照料着羊群的村民一直盯着我看。我紧张起来，但想到既然是那人住的村子，绝不能失礼，于是整了整衣领，摘下帽子，礼貌地鞠躬，用克雷莫兰语说了声“你好”。结果，我收到了非常古怪的眼神。是发音不对吗？我灰溜溜地离开原地，反省着。我的克雷莫兰语还是初学，很不熟练。看来必须多多练习才行。对了，难得工作的地方有很多克雷莫兰人，下次不要只和翻译或会说狄尔卡达语的干部交流，也和普通的克雷莫兰兵用克雷莫兰语练习对话吧。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继续沿着村里的小路前进，终于在山坡尽头看到了熟悉的屋顶和烟囱。那时屋前站着的，不正是那个人吗？远远地，我似乎与她的目光对上了，胸膛里的心跳声变得更加响亮。

那人还记得我。

她对我露出了和那时一样的笑容。

仅仅如此，我的胸口就被填满了。

胸口被填得满满的，之后的事，我都不太记得了。

那天的天气非常好。

归途，我骑着自行车沿着未铺装的道路下行，路边有一片开阔的草地。我一边刹车一边靠近那里，连人带车倒进了那片草丛。视野边缘映出摇曳的青草，以及空转着发出嘎啦声的自行车银色车身。后背感受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仰望着天空，我陷入了茫然。胸口满溢的情感让我不知所措。我就那样仰面躺着，听着风声。清澈高远的天空中流淌着细丝般的云，远处有大型猛禽从中穿过。我心满意足地长叹了一口气。

能再见到那个人……卡缪，真是太好了。

也能好好道谢了。

我也能说出自己的名字了。

还能稍微聊聊天了。

啊，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说起来，我和卡缪都聊了些什么来着？我试着回忆谈话内容，却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吃了一惊。我确实感觉自己是用克雷莫兰语说的，卡缪应该也是用克雷莫兰语说的。我和卡缪聊了很多。用克雷莫兰语——应该是用克雷莫兰语的。克雷莫兰语……但是，无论我怎么回忆，内容都完全想不起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奇怪。不可思议。

但是，我只记得总之很开心、很快乐。也记得卡缪的笑容。那是非常美好的笑容。嘛，总之，我能好好向卡缪道谢，真是太好了。我也能说出自己的名字了。卡缪看着我似乎很吃惊，但样子像是为能再见面而高兴。也好好叫了我的名字。真的是个非常温柔善良的人。啊，能再见到卡缪，真是太好了——

这么一想，明明刚才才分别，我又想见卡缪了。想再看她冲着我笑的样子，想再听那个声音对我说话。这么一想，我就坐立不安了。怎么办？啊对了，下次再休假的话，去见卡缪应该也可以吧……

我品味着胸中不断涌起、满溢的幸福，在开车路过的人担心地搭话之前，一直在那悬崖边的草丛里滚来滚去。

就这样，下一个休假日，我又去拜访了卡缪的家。

法里斯说带点手信去比较好，所以我先去了街上买东西才出发。

再次拜访卡缪的家，送上了礼物，看到了卡缪的笑容，我心满意足地，又在那片草丛里滚了一会儿，才回到了营地。

不知悔改地，下一个休假日，我又朝卡缪那里去了。

我去的时候，卡缪正把花束挂在屋檐下。

那和我上周作为手信带去的花束很像。或者说，就是我带去的那束花。伊希村的佩露拉妈妈也常在家里装饰鲜花，之后还会把那些花做成干花。卡缪也是在制作干花吗，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这样把花倒挂起来，能驱魔吗，还是在诅咒送花的人？或是要像这花一样把你倒吊起来？我带着花去，本来是希望她会喜欢，该不会其实不好吧？毕竟我和外公游历过许多国家，深知各地文化不同。在克雷莫兰，把花作为礼物赠送给别人可能是不好的事。不、不过，上个月克雷莫兰王室主办的晚宴上，也有夏尔女王向罗外公赠送克雷莫兰国花的一幕，送花在克雷莫兰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总之，我今天带了点心。点心大概不会失礼。我对露出困惑表情收下点心的卡缪说了再见，心想回去也得学习一下克雷莫兰的文化，刚转身要走，后衣领就被抓住，整个人被拖进了屋里。

难道我还是惹她不高兴了吗？

我正这样胆怯着，卡缪却请我喝了美味的茶。

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茶会。

真的很快乐、很开心、很棒的一次茶会。

卡缪为了让我也能听懂，用缓慢、简单的词语对我说话。我为此感到高兴，拼命回答卡缪的问题。我集结了自己知道的所有克雷莫兰语词汇来回答。卡缪微笑着听着我说话。她听着，但点头和歪头的动作混合在一起，脖子倾斜的角度非常微妙。即便如此，卡缪愿意听我说话，我还是很高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一定是操着一口相当蹩脚的克雷莫兰语，忘我地不停说着。卡缪“嗯嗯”地微笑着歪着头，听我说话。我甚至失礼地问起了卡缪的父母，卡缪也没有不高兴的样子，反而还很关心我。

卡缪果然是个非常好的人啊。

之后，我甚至被招待了午饭，怀着幸福的心情，我离开了卡缪的家。

卡缪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能认识这么出色的人，我是多么幸运啊。这么一想，就觉得开心、快乐，回去的路上我飘飘然地骑着自行车，回想起今天快乐的事情，感觉就像做梦一样，有种飞翔在空中的感觉，等我回过神来，大事不妙——我的身体真的浮在了空中。我只得从小溪里湿淋淋地把自行车捞起来。

去时我骑着自行车，回程时自行车被我扛在肩上走下山路，即便如此，我还是幸福的。

从那以后，我每周都去拜访卡缪的家。

去卡缪家玩，成了我非常期待的事。每一天，我都翘首期盼着休息日的到来，精神饱满地努力工作。

休息时间，法里斯会过来打听卡缪的各种事情。我高兴地，问什么就说什么。说卡缪给我做了美味的午饭款待我；天气好的日子，

我们会带着茶和点心两个人出去野餐；前阵子我作为回礼，做了佩露拉妈妈亲传的炖菜，卡缪很高兴地吃了；听说克雷莫兰人有喝茶的习惯但不喝咖啡，上周我就带了咖啡器具过去煮，卡缪说：“好喝，我喜欢这个！”看她喝得很开心，我也非常高兴。能向人说起卡缪的优点我很开心，法里斯也听得很高兴。法里斯对我说“真好呢”，我也说了谢谢。

话说回来，法里斯——众所周知，是萨玛迪王国的皇太子，现在正在尤格诺亚留学。原本，萨玛迪的王子去狄尔卡达尔留学是惯例，但战争期间世界局势不稳定，这事就推迟了。在大战结束时，法里斯选择留学的不是惯例的狄尔卡达尔，而是尤格诺亚。据说这是考虑到与恢复邦交的尤格诺亚的和平外交而做的决定，但对于希望早日恢复国际社会信任的尤格诺亚而言，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提议。

接收一国王子的身家性命，若非两国间有极强的信任关系是不可能做到的。对于希望洗刷侵略国家污名的尤格诺亚而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在有着悠久骑士传统的萨玛迪，王子留学期间要在留学国的军队接受军事训练。作为其中一环，法里斯也作为尤格诺亚军的特别队员，隶属于我的部队。这次也这样一起跟着来到了克雷莫兰。不过，接下来要说的内容是秘密——法里斯选择尤格诺亚作为留学地的真正理由，其实是他听说了狄尔卡达尔军的新兵训练非常严酷，吓破了胆，正在寻找别的留学地，这事连萨玛迪王都不知道，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我和法里斯并不是在他留学尤格诺亚时认识的，早在大战期间，我们就已经在萨玛迪王国相遇了。那时他并不知道我的身份，是我偶然和外公分头行动时，微服在城镇里闲逛的法里斯向我搭了话，那就是我们相识的契机。之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我代替他参加了萨玛迪王国的国家竞技——赛马大会，也和他的部队一起参加了歼灭沙漠恐怖分子集团的作战。那时的法里斯没有自信，依赖性强，一到紧要关头就会蒙混过关或逃避责任，是个不擅长自己做主的人。但是，在一连串的风波中，法里斯逐渐拿出了干劲，最后作为王子，在国民面前出色地履行了职责。从那时起，我和法里斯就成了挚友。

萨玛迪和狄尔卡达尔自古以来贸易兴盛，两国元首间也有深厚交情。所以法里斯从小就学习狄尔卡达尔语。他能说非常流利的狄尔卡达尔语。尤格诺亚语据说是目前正在学习中。因此，我和法里斯总是用狄尔卡达尔语交谈。那样的法里斯微笑着对我说：

“伊莱文先生，看得出你真的很喜欢那个人，是真心在恋爱呢！”

在伊希村生活时，我有外公为我编造的身份设定。

那个设定里的我，是出生在古洛塔商人世家的继承人。

刚出生不久，父母就因事故去世，我被外祖父罗外公收养。但外公忙于生意周游世界，无法安定地抚养婴儿。于是他将我托付给了他的老朋友——伊希村的特奥爷爷。我在特奥爷爷和佩露拉妈妈的抚养下，作为伊希村的一员茁壮成长。然后在成人式结束的第二天，为了继承家业，我在大家的送别下，和前来接我的罗外公一起，踏上了前往古洛塔的旅程——

就是这样的设定。

古洛塔是多民族国家，使用好几种语言，但因地缘上靠近尤格诺亚，第一官方语言是尤格诺亚语。所以我在学校功课之外，也在家学习尤格诺亚语——这是身为“古洛塔人”的我，将来要回古洛塔继承家业的缘故，并非什么不自然的理由。伊希村的大家直到现在应该都相信这个设定。大家现在大概都以为我在古洛塔帮忙家里的生意吧。

就这样，我在伊希村绝不泄露自己的真实来历，离开村子后也同样如此。

我曾在世界各地使用各种假名生活，至于何时起开始自称“尤格诺亚国出身的伊莱文”，其实是最近的事。关于这一点，时常有人

对我表示同情与担忧。父母给的名字都不能用，隐藏身份活到现在，真是太可怜了，一定活得很憋屈吧——被投以怜悯之情，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拥有两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出生起就理所当然的事，反倒是我后来才发觉，其他孩子难道都没有不能对人说的秘密名字吗？

而且，虽说都是假名，但那是外公为了保护我而取的，每一个都是饱含回忆的重要名字。尤其是在伊希村使用的名字，对我而言无比宝贵。那是特奥爷爷、佩露拉妈妈，还有村里大家都用来叫我的名字，满载着伊希村的快乐回忆。所以就算我有好几个名字，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为什么大家一聊到名字和身世，就会眼眶湿润地看着我呢？我一直觉得奇怪。那么快乐的童年，到底哪里可怜了呢？但是，因为大家都过于同情我，最近我的想法也有些改变了。

我的名字，是出生时妈妈为我取的。顺便一提，第二候补是爸爸构思的“唐吉拉姆”，总之，父母两人绞尽脑汁，为我取了“伊莱文”这个名字。然而我活到现在却几乎没用过这个名字，或许确实有些浪费。19年间，这个名字几乎没有被使用过，一直被悄然隐藏着。而我对此不以为意这件事，最近我开始想，这或许是不孝吧。

小时候，我很喜欢听偶尔来访的罗外公讲我出生时的故事。

生产时惊慌失措的爸爸；城堡里的人们和外公之间发生的小骚动；我的名字决定时外公那声巨大的喷嚏；刚出生的我看着爸爸说了什么；艾蕾诺妈妈抱着我，对我说了什么。这样的故事我缠着外公一遍又一遍地听。听得太多，以至于下次会发生什么、谁、在什么时候、说了什么，我都能背出来了。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听。

外公眯起眼睛怀念地讲述那时的故事，当时的景象就会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仿佛亲眼所见。我能感受到已经去世的爸爸和妈妈是多么地珍视我，一边遥想着再也无法相见的双亲，内心就会被确凿的爱意记忆所填满。那是充满幸福回忆的一天，但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是不能听的。因为接下来就发生了政变，爸爸和妈妈，以及这个故事里出现的城堡里的人们，除了我和外公，全都被杀害了。

就这样，虽然尤格诺亚对我而言是遥远的故乡，但成年后来到这个国家，我才意识到，大家注视的并不是我，而是站在我身后的外公，以及已故的爸爸和妈妈。

进城之前，外公就预先告诉过我。虽然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见面的人，但他们都知道你是谁。实际上，确实如此。城堡里的人们一看到我，全都脸色大变。每个人都非常紧张。和我说话时，他们指尖颤抖，明显看得出在流汗，掉东西或者说错话，完全不是冷静的样子。当然，他们并不是对我紧张。他们都知道我的外祖父是谁，都知道我的爸爸和妈妈，才会变成这样。对他们而言，我是在政变中本该幼年夭折的悲剧王子，是幻影般的尤格诺亚王国最后的嫡长子。虽然王制早已崩溃，但那些经历过 19 年前政变的人们，还是在我身后看到了已故国王和王后的亡灵，感到困惑、恐惧。实际上，站在他们面前的我，是个没有任何地位的、在狄尔卡达尔乡下长大的、区区一介士兵而已。

在伊希村，我受到了村里大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心底一角也存着欺骗了他们的愧疚感。当然，那是有原因的，但多少还是有些罪恶感。那时我曾想，等我回到出生地尤格诺亚，就不会再有这种心情了吧。因为在那里，我无需伪装。然而实际回到尤格诺亚后，我发现尤格诺亚也有尤格诺亚的问题，那就是，没有人真正在看我。尤格诺亚的人们看的都不是我，而是我的爸爸和妈妈。说话时，也不是在对我，而是在对他们说话。无论在伊希村还是在尤格诺亚，大家都看着我的头衔和虚像，想到或许没有人在看真正的我，我就感到些许寂寞。

所以，我或许才会如此沉迷于与卡缪加深交情。

卡缪不知道我的过去。

只是那个冬日偶然相识，对我的身世、血统等等，详情一无所知。虽然这也只是因为我还不太会说克雷莫兰语，无法向卡缪说明，

但即便如此，卡缪也只是看着眼前的我，判断我的心思，亲切地对待我。即使我不伪装，不刻意表现，也会接纳最原本的我。这对我来说，是深受感动的事。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几乎没有这样的相识。卡缪不是因为我的头衔，而是因为我是我，才如此待我，对我而言是无可替代的存在。能遇见卡缪，我真的觉得太好了。如果没有卡缪，我恐怕就要迷失自己了。

卡缪是我重要的人。

所以，我总想见卡缪。临近假日，想到终于能和卡缪见面，就期待得不行。和卡缪在一起时，我总是兴高采烈。相反，到了不得不回去的时间，就会非常寂寞。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对卡缪说再见。因为太寂寞，我会反复问卡缪下周还能不能再来玩。前往卡缪家时，我意气风发地蹬着自行车，精神抖擞地出发。但归途总是垂头丧气、步履沉重地回去。那样的夜晚，我总是躺在宿舍自己房间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回想今天快乐的回忆，然后叹一口气。想着下次见到卡缪要说这个、要做那个，思绪早已飞向下周的假日。

最近，和卡缪分别真的很难过，很寂寞，说再见时简直心都要碎了。反过来，下次能见面的日子到来时，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开心得不得了，开心得满溢出来，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情。和卡缪在一起时，心情雀跃，兴奋不已，但同时也有些心神不定，坐立不安。我无法保持安静，总觉得必须做点什么。我想看卡缪，无法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会毫无意义地凝视着她。而且我也希望她看着我，可一旦她看向我，我立刻就会害羞得用手捂住脸。即便如此我还是想看卡缪，会从轻轻张开的手指缝隙间偷偷观察她的样子。这种时候，卡缪总是担心我的健康状况。真温柔啊。但我果然还是害羞，一边感受着担忧地搭在我肩上的她的手的温度而心跳加速，一边合拢手指，弓起背，躲开卡缪。她一脸不可思议，但我也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真是完全无法理解。

即使如此，我仍想看的卡缪的容颜，非常美丽。蓝色的头发很神秘，清爽的眼角搭配小巧的下巴，从清爽短发中露出的耳朵非常可爱。耳朵可爱？这说法有点怪。但实际真的很可爱。从那耳朵延

伸至颈项的线条，我也觉得十分优美。卡缪似乎有点在意自己个子矮，但我觉得这个体格很适合她，非常协调。而且卡缪运动神经很好。之前，我看到她够不着放在高架子上的锅，踮起脚尖，心想“这下轮到我利用这浪费掉的身高了”，急急忙忙凑过去，但卡缪一个无助跑垂直起跳，轻松就拿下了锅。那跳跃很漂亮，高度也够。说不定能当体操选手呢。然后她回过头，看到在后面举着手呆站着的我，立刻就明白了的样子，笑着说“谢啦，伊莱文”。那笑容非常爽朗帅气。我的心怦怦直跳。

她说要去处理屋顶的漏雨，一个人爬上去时，也能在立足点不好的地方灵巧地走来走去。我提心吊胆地问要不要换我上去，却她说“屋顶会塌的，别来”。没办法，我只能在屋檐下抱着胳膊，随着卡缪的动作左右来回走。当然，平衡感卓越的卡缪根本不可能掉下来，我只能徒然在地上横着走来走去。

总之，卡缪手也很巧。料理也很棒。温柔、开朗、可靠、善解人意，是个在一起就会很开心的人。对了，她明明住在凉爽的高山，却很怕热，总是把领口的衣服敞开得很大。起初我并没觉得什么，但最近那敞开快到底的胸口让我在意得不得了。因为太在意，前阵子我试着和她说：“把胸口那条带子系紧一点怎么样？”结果她不知为何开始狂笑。好像卡缪的弟弟也经常对她说同样的话，结果带子还是松松地挂着。我既想看那胸口，又觉得有点刺眼，仿佛要被敞开的衣襟吸进去，却又炫目得无法直视，这么一想，就头晕目眩，心神不宁起来。啊，今天卡缪的胸口，是不是也敞开得大大的呢——

话题似乎扯远了，但这样想，我确实喜欢卡缪吧。但这说到底，只是作为朋友的喜欢吧？当然，不是普通朋友，卡缪是更特别的存在。真的是很重要、超越朋友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嗯，该怎么说呢，无可替代的伙伴？搭档？……我想不出合适的词，但卡缪就是如此重要的存在。

虽然这么说有点害羞，但我觉得我和卡缪心灵相通。明明还无法完全理解语言，我们却能相互沟通，相处得很好。当然，有时我也觉得确实没沟通好，但我不太在意，卡缪似乎也不怎么在意。就

算有些语言上的误解，万事也都很顺利，没出问题，两个人笑着就过去了。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好。但这真的像法里斯说的那样，是恋爱的那种“喜欢”吗？就算被这么说，我也还是不太明白。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很在意法里斯说的话，和卡缪在一起时，比以往更加心神不宁了。

卡缪在旁边时，就会心神不定，或者说，心烦意乱。我在意卡缪得不得了。在意得不得了，和卡缪分开就静不下心，想让她待在我身边。近在身边，不，就在我身边。而且这还不够，还想靠得更近，消除两人之间的距离，紧紧贴在一起，即便如此也嫌不够，想把那身体紧紧抱入我的臂弯里，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不知不觉地，我开始会想这些事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到底是什么呢？我每天都思考着这份感情。白天黑夜，工作时休息时，吃饭时宿舍的简易床上，只要卡缪不在身边，我就一直在想。这样日复一日地思考，我终于明白了这份感情的真面目——看来，我是想和卡缪做爱。

我震惊得无法回过神来。

对自己竟对救命恩人抱有如此下流的想法，感到深深的失望。

而且，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不知何时起，我竟然夜夜幻想着与卡缪缠绵，这让我更加绝望了。

或许，我不该再见卡缪比较好。

我没有资格见卡缪。

我这么想。

于是，再次相遇后的第一个休息日，我第一次没有去卡缪家。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试图断绝这可耻的烦恼。

但是，实际只坚持了五分钟。

无意中瞥见时钟，发现距离平时出发的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想到“这下能和卡缪相处的时间又少了五分钟”的瞬间，我冲出房间，跑过营地，跳上自行车，飞速翻山越岭，朝着卡缪家疾驰而去。

因为赶时间，那天我刷新了纪录，比平时早了整整三十分钟就到了卡缪家。

卡缪用一如既往的笑容迎接我说“今天真早啊”。

看着那样的卡缪，我轻易就改变了想法——果然今天还是来了比较好。

但是，或许是因为我开始奇怪地在意起来，卡缪有时也会显得不太镇定。

我若举止僵硬，卡缪似乎也有点僵硬。

即便如此，我还是无法停止去见卡缪。

每周都带着僵硬的心情去见卡缪。卡缪也带着些许僵硬，但依旧如常地接纳我。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个气氛微妙的假日。

第一次亲吻的那天，卡缪问我，要不要留下过夜。

理解那句话含义的瞬间，我的心像被猛地攥紧了。实际上，那时我的喉咙也“咕”地响了一声。但遗憾的是，已经到了必须回去的时间，明天一早也有重要的工作。我怀着仿佛被作业现场的牵引重机拖住的惜别之情，拒绝了。卡缪什么也没说，看着我的胸口附

近点了点头。但我鼓起勇气，对卡缪说，下周我想留下过夜。我们一起住一晚。有房间吗？住宿费是多少？那个费用含早餐吗？如果可以的话，想要能看到海的房间——克雷莫兰语教材里关于住宿的句子，背诵好的文章从我口中脱口而出。但那是常有的事，卡缪也没特别惊讶，同样轻轻点了点头。我被卡缪那惹人怜爱的样子弄得心绪大乱，拖着仿佛被捕兽夹夹住般沉重的脚步走到玄关，回头对卡缪说了再见。出来送我的卡缪抬头看着我，用手指勾了勾，像是在示意“过来过来”。是要说悄悄话吗？我弯下腰，这次卡缪吻了我。

于是，我再也无法离开了。

接着，我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

点名的话总有办法。法里斯常半开玩笑地说，要是迟到，他会帮我糊弄过去的。但，错的是我，我应该好好道歉承担责任。然而比起那些，我此刻满脑子想的都是该怎么向卡缪道歉。

无云的夜空中浮着一轮明月，静静照着在床上依偎的我们。不如说，如果不依偎着，就会有人从卡缪那张单人小床上掉下去，所以我拼命地抱着卡缪。卡缪在我怀里软软地睡着了。不用说，是我的错。我做了。怎么办？这种时候该怎么办？谁来教教我？外公，救救我！正当我因罪恶感而心力交瘁时，怀里的卡缪动了动，似乎醒了。糟了，要挨骂了。这么一想，我下意识地加重了手臂的力量，将她更深地搂入怀中。就像恶作剧被发现时，为了不被骂，拼命抱住妈妈的裙子藏起自己的脸那样。

卡缪半睡半醒地挣扎着，想从我臂弯里脱身。我尽力按着她，但不久，卡缪像是热得难受，从我们的身体之间抽出一只胳膊，以惊人的力量把我的下巴往上推。我反弓着身子，忍受着那锐利的“左喉轮”。不久，卡缪似乎完全醒了，“呼”地松了手上的力道。然后，用刚睡醒的沙哑声音叫了我的名字。审判的时刻似乎来临了，我已经无法辩解。我下定决心，松开抱着卡缪身体的手，独自下了床。虽说是夏天，高山的夜晚还是很冷。我赤脚站在冰冷彻骨的地板上，屈膝坐下。然后，一边因寒冷而颤抖着，一边将双手按在地上，深

深地垂下了头。那是法里斯亲授的、萨玛迪王国代代相传的最高等级表示歉意的姿势，据说其根源远在东方的火焰之国。总之，是道歉的姿势。就这样，我一丝不挂地，表达了最大的歉意。

在朦胧的月光下，我盯着木地板，久久无法抬起头。方才还那么胡闹的我，此刻与之前判若两人，蜷缩着身体反省着。真的非常对不起！在黑夜的寂静中，令人窒息的沉默持续着。接着，我的耳朵被卡缪揪住，像被虾钓起的鱼一样被提溜回了床上。我被无言地俯视着，完全成了砧板上的鲤鱼，这下只能任凭卡缪蒸煮煎炸了。我再次下定了决心。然而，卡缪却没有生火架锅，也没有准备磨得锃亮的菜刀，而是将一丝不挂、瑟瑟发抖的我用温暖的床单裹起来，抱住了我的身体，啪啪地拍着我的背。感受着卡缪身上的温暖，和她温柔的力道，以及埋在那柔软胸前的触感，我觉得自己真是没用。眼泪差点渗出来。不久，卡缪说了什么。

“■ ■ ■ ■。”

那是我不懂的语言。

刚才，说了什么？

我想看看卡缪的脸，但这次卡缪却不放开我的身体，只是抚摸着我的背，睡意朦胧地重复着同样的话语。

第二天早上，为了返回工作岗位，我在太阳升起前离开了卡缪家。本想至少不吵醒卡缪，悄悄地起来，但立刻就被卡缪察觉了。卡缪虽然一脸慵懒，还是为我准备了路上吃的早饭，还在水壶里装满了热茶。我不知道该对卡缪说什么好，只是在她身后转来转去，手足无措。看着时不时停下脚步、紧皱眉头的卡缪，我更加愧疚，却只能支支吾吾，语无伦次。最后，送到玄关的卡缪看着我的脸，又说了那句话。

“■ ■ ■ ■。”

“你昨天■■■■了。”

“别再■■■■了——”

归途，我一直在脑中反复回响卡缪说过的话。

卡缪对我说了什么？

昨晚，对她做出那种暴行的我，究竟被怎样形容了呢？

『恶魔之子』

被处决的宰相，曾这样称呼我。

我们回到王城时，尤格诺亚的人们非常高兴，但也有许多不高兴的人。

有人看到我的脸，脸色铁青，开始发抖，甚至哭了出来。背后传来巨大的声响，回头一看，有人失去意识倒下了，据说那是因为看到我，尤其是我的背影、头发的样子，和已故的母亲一模一样，才会这样。那时，若不赞同政变，自己和家人就会有危险，所以留在尤格诺亚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于新建立的政权。不服从的人们受到了拷问，甚至被处决。但即便如此，大家都非常后悔，感到内疚，看到明显继承了父母特征的我，就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感。另外，似乎也有人觉得前政权继续下去更符合自身利益、对自己更方便。

因此，王城的人们都对我非常亲切，但另一方面，我也感觉他们非常害怕我。我似乎在现在的尤格诺亚被称为“奇迹之子”或“希望的存在”，但那其实是宣传的一部分，是外公让报纸杂志这么写的，考虑到这些，对某些人而言，我的存在或许正是“恶魔之子”。起初，我对这个称呼没什么实感，但最近我开始觉得，它或许意外地表现

了我的本质。

是希望的存在，还是恶魔之子？

天空开始泛白时，我下了自行车，拿出一直随身携带的口袋克雷莫兰语词典，试着查了查卡缪说的词。我试着找了好几个可能的词，但拼写似乎不对，没有找到相似的词。我怀着焦躁的心情下了山，到达工作岗位后，匆匆向法里斯道了谢，就抓住附近的一个克雷莫兰兵，大声复述了昨天卡缪说的话，请求他告诉我这个词的拼写。打着哈欠、睡眼惺忪的士兵吓了一跳，看着我，但不久后还是在我递去的便条纸片上写下了那个词。为了查询终于得知的词义，我用颤抖的手指翻开了词典。那里这样记载着：

■ ■ ■ ■ ①刚睡醒还没完全清醒、言行古怪的人。②睡迷糊的人。
③睡糊涂鬼。

我每周都去卡缪那里。

风雨无阻，我都骑着自行车上山，前往卡缪居住的村庄，与卡缪共度假日。

为了增加与卡缪相处的时间，我离开营地的时间越来越早，相反，回去的时间则越来越晚。

最终，我甚至在休息日的前一天就已经离开营地了。

完成当天的工作，跳上自行车就直接翻山越岭，在夜色完全深沉时抵达卡缪家。然后轻轻敲门，卡缪就会打开门迎我进去。向她要些热水简单洗去汗水后，两人一起享用迟来的晚餐，接着就在卡缪家留宿。第二天从早上开始一直和卡缪待在一起，晚上又和卡缪睡在同一张床上。然后第二天早上，在太阳升起前，我离开卡缪家前往工作岗位。

这样的日子，成了每周的惯例。

和卡缪在一起，我非常幸福。

只要卡缪在我身边，我的心就被填满了。

话虽如此，似乎只有心满足了还不够，我对卡缪的身体也抱有极大的兴趣。而且因为过于执着，时常惹卡缪生气。有时甚至会挨拳头，但无论多生气，卡缪最终还是会接纳我。卡缪真是好人啊。但是，这样一来我又会让卡缪为难，再次惹她生气，如此循环往复。

我想，和卡缪两人单独待在房间里或许不好，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尽量邀请她到户外，在阳光下度过。但即便如此我也无法安分，在去野餐的高原花田里，我就在铺着的布上将卡缪按倒，结果我的头上又落下了她的拳头。卡缪非常担心被别人看见，激烈地抵抗挣扎，但我们常去野餐的这深山小花田，从来就没有别人来过。即便如此，用严厉的语气对我说“等等”的卡缪，还是让我无法自制，困扰不已。这么一来二去，不久她就败下阵来，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同意我“就一次”。卡缪真的很温柔呢。由我来说虽然有点奇怪，她是不是有点太纵容我了？

这种时候，我会非常珍惜那“就一次”，觉得结束了也太可惜，明明好不容易能和卡缪亲密接触。因此，为了尽量延长时间，我拼命想着别的事情。脑海里常会浮现出一度隐藏身份与我们同行的邦德尔冯王国的雄狮——格雷格将军的“邦德尔冯音头”。那独特的音节和奇妙的舞姿，用锻炼得精悍的肉体有力舞动的格雷格将军一本正经的表情，以及点睛之笔——自己喊出的、如同雄吼的吆喝。那曾是我们艰苦旅程中的一剂“清凉剂”。

我拼命回忆那奇妙的舞蹈，试图转移注意力，卡缪察觉后又往我头上落了拳头，吼道：“快点！”但那种努力也是徒劳，我不可能一次就满足，结果又惹卡缪生气了。但是，气喘吁吁、舌头打结地说着“真拿你没办法”，最后原谅了我的卡缪，是不是也有点太宠我了呢？我觉得这责任或许也有她一份。事实上，这反而让我更加无法自制了。

在卡缪家时，被这种烦恼所困的我，为了设法断绝这不规矩的念头，努力转移对卡缪的意识和思考，视线也一移再移，最后我的脖子歪了九十度，明明卡缪的身影已经不在视野的任何地方了，我的脑子里却仍然被那魅惑的肢体所占据。对着墙壁继续说话的我，让卡缪的话越来越少，最后沉默下来。我做了这么失礼的举动，惹卡缪生气了吗？我吓出一身冷汗，但不久，卡缪站起身，走过来抓住我的手，带我去某个地方。是要把我赶出家门吗？我这样想着，脖子歪着九十度被卡缪拉着走，但脚步却没有走向玄关，而是走向屋子深处，不久停下脚步的地方，竟是卡缪房间里的床前。

低垂的蓝色睫毛缝隙间，淡冰蓝色的眼眸向上望着我。然后，绕到身后的手指，沿着我的背脊抚过一道。看吧，果然还是卡缪的错。因为卡缪做这种事，连罗外公都开始在狂舞的格雷格将军旁边待命了。不，不能怪别人。果然还是我的错。真的对不起，卡缪！当一切结束，涌上头的血液退去，冷静下来时，我就开始准备迎接卡缪即将落下的雷霆。

所以假日的早晨，为了讨好卡缪，我总是早起准备早饭。切面包，煎鸡蛋，煮汤，把餐食送到床边，问想喝什么饮料。结果她板着脸说要在那边的房间吃，我就忙不迭地按她说的，在客厅的桌子上摆好餐食。然后，和终于起床的卡缪一起，战战兢兢地开始吃早饭。即使板着脸，卡缪还是会好好吃掉我做的早饭。然后一点点地，心情好转了，脸上终于又有了笑容，喝着我泡的茶，开始和我商量今天要怎么过。她真的很天 zhe ……温柔呢。即便如此，愚蠢的我，明明昨晚才那么折腾过，白天又兴起，再次触怒了卡缪，但温柔的卡缪，一边大发牢骚，一边还是会陪我。她真的对我很宽容，是个好到让人有点担心的好人。

和卡缪在床上纠缠时，我有好多话想对卡缪说。但是，说不出口。就算没有语言障碍，我也想不出什么漂亮话，更何况要用克雷莫兰语表达，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一着急，我会不自觉地用尤格诺亚语或狄尔卡达尔语对卡缪诉说爱意。那时会说非常羞人的话。但卡缪似乎没听明白，我松了口气。之后被卡缪问起说了什么，我总是害羞地糊弄过去。

就这样，即使和卡缪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复杂的事情，比如我的身世等，我还未能告诉她。要说明那些，我的克雷莫兰语词汇还远远不够。而且，如果说得不好让卡缪困惑，或者必须让性格认真的她努力想要理解我的话，反而会让她非常辛苦。相比之下，在听力方面我已经颇有长进，只要说得慢一点，卡缪说的话我大致都能听懂了。所以我能从她那里了解到许多事，比如以前住过的海边城镇的事，小时候玩些什么，关于她的家人，以及在这个村子生活的事等等。卡缪愿意对我说自己的事，我非常高兴。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学会很多克雷莫兰语，也能向她多说说我的事。

不久，卡缪说想让我教她尤格诺亚语。

卡缪想知道我故乡的语言，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高兴的事。我高兴地教了她几个简单的尤格诺亚语单词。于是她侧耳倾听我的声音，紧紧盯着我的嘴角，结结巴巴地复述单词，然后像是问“对吗？”似的歪着头仰视我。那样子非常可爱，我高兴得不得了。而且总是她教我语言，现在换成我教她语言，这种场面让我觉得很新鲜，有些难为情。卡缪发音不清的样子也很可爱，于是我兴高采烈地教着她尤格诺亚语。

虽然我能够这样神气活现地给卡缪讲课，但心底一角也藏着这样的想法——其实我的尤格诺亚语并没有好到可以教人的程度啊。

我的尤格诺亚语很糟糕。

从小就一直努力学习，但最终还是没能学好。

起初，因为被外公和年轻时在尤格诺亚当过佣兵的特奥爷爷夸奖过，我以为自己能说还算可以的尤格诺亚语。但来到尤格诺亚，我发现那想法是错的。之前听我说尤格诺亚语的，只有外公、解放军的同伴等知道我是谁的人。所以他们只是出于客套，说我的尤格诺亚语好。当我有机会与不知道我身份的普通尤格诺亚人交谈时，

我终于意识到，他们听不懂我的尤格诺亚语。而且他们说的话，我也无法正常听懂。他们多次让我重复，甚至有人问我是不是外国人。我惊讶、困惑，不知如何是好，求助地回头看向外公，大家都在看着我笑。外公，以及陪同的警卫们，都在看着我笑。我终于明白了。我说的尤格诺亚语发音有口音，不自然，对真正的尤格诺亚人来说听起来很怪。至今为止我周围的人，都只是顾虑我，对此保持沉默而已。意识到这个事实，我愕然了。

身为尤格诺亚王的嫡子、被誉为语言天才的尤格诺亚先王之孙。

明明是尤格诺亚王族直系、正统的尤格诺亚人。

但尤格诺亚语很糟糕。

说着古怪的尤格诺亚语，反而狄尔卡达尔语更拿手。

好丢脸。

真难看。

外公对我一定很失望吧。

即使没有表现出来。

我一直对他感到非常抱歉，如果我是个更优秀的孙子就好了。我的尤格诺亚语并没有好到可以教人的程度，甚至会被真正的尤格诺亚人嘲笑。但是，这里不是尤格诺亚，没人知道这件事。尽管我理应比卡缪更懂尤格诺亚语——我这样遮掩着自己的羞耻，装作若无其事地教着卡缪我祖国的语言。

某一天，工作中我正在和将校们开会，注意到作业现场的一角似乎发生了骚动。

那时，克雷莫兰军和尤格诺亚军似乎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

紧张气氛缓和了不少，大家会简单打招呼，作业中用只言片语交流，休息时间和懂语言的士兵一起交流，甚至能看到休息日一起上街的身影。两军关系看起来相当良好，我们都松了口气，难道是出了什么纠纷吗？我好奇地朝那人堆瞥去，下一秒就惊呆了。因为卡缪在那里。

回过神来，我已经跑了过去。

然后，看到那景象的我的心，被冻住了。

卡缪被许多尤格诺亚兵围着，被搭话。

对此，卡缪用尤格诺亚语回应着。

因为卡缪能说简单的尤格诺亚语，尤格诺亚兵们似乎很高兴。

卡缪也面带笑容。

大家看起来都很开心。

气氛非常融洽。

只有我，对着那景象感到难以忍受。

看着害羞地用尤格诺亚语对别的尤格诺亚兵说“你好”的卡缪，我尝到了仿佛喉咙被灌入铅块般的滋味。

明明那是我教的词，却……

但是，确实，与我这冒牌的尤格诺亚语不同，正宗尤格诺亚人说的“你好”，才是发音更正确的词，才是正确的尤格诺亚语。那里没有我插嘴的余地。即便如此，我的胸中还是不断萦绕着黑色的阴云。不久，注意到我的尤格诺亚兵为我让开了路。于是，我勉强装作平静，走近卡缪。然后压抑着几乎要颤抖的声音，对卡缪说：为

什么在这里，有什么事吗？然而卡缪没有回答，立刻就离开了。我慌忙说着“请等一下”追了上去，但卡缪明明听得见却无视了我，脚步加快，最后跑了起来。我也惊慌地跑着追赶，但卡缪跑得很快，虽然我也不是跑得慢的人，但全力追赶还是被甩开了，转眼间那背影就远去不见。我不能再擅离岗位，只好放弃，无精打采地回来，刚才被我丢下的尤格诺亚军将校们正等着我。我为中途离席道歉，但他们没提那事，反而问我卡缪去了哪里。

卡缪到底是怎么了？我感到奇怪，但他们看起来非常慌张，对我说：“帐篷里准备了茶，请和您的朋友去那里谈吧。”那个帐篷是用于开会或有要人视察时作为休息区的，不会为士兵的私事使用。我不太明白，但还是告诉他们“朋友已经回去了”。结果，他们不知为何，一齐沮丧地垂下了肩膀。我更加不明白了，但当时的我和他们一样沮丧，所以也只能和他们一样，沮丧地垂下肩膀，望着卡缪离去的方向，别无他法。

就这样，生平第一次尝到嫉妒滋味的我，非常消沉。

嫉妒，原来是这么痛苦、难受、不快的情感啊。

竟然会憎恨毫无过错的人们。

我原来是这么讨厌的家伙啊。

都不知道呢。

恋爱，原来不全是开心的事啊。

晚餐时，我这样喃喃自语，坐在旁边的法里斯安慰了我：“这下你总算也成了真正的男人啦。”他拍着我的肩膀给我打气。

这时，尤格诺亚兵们轮流过来向我道歉。他们为什么要道歉呢？明明只是我擅自嫉妒，他们什么都没做错。我歪着头，法里斯为我解释。那时，看到传闻中我的恋人来了，大家就扔下工作跑去看，

试着搭话。不愧是我的恋人，卡缪用尤格诺亚语回应了，所以大家非常兴奋，觉得有趣就各种搭话，然后就看到笑容消失的我站在后面——请等一下，“传闻中”是怎么回事？

我这么一问，法里斯若无其事地说：“大家都知道哦，你们的事。尤格诺亚兵也好，克雷莫兰兵也好，都知道了。你在克雷莫兰有个恋人。她有一头蓝头发、个子有点矮，你每个休息日都勤快地往她那里跑，时不时在街上买了东西就送给她当礼物。然后前几天，终于夜不归宿了，等等，等等。这些在两边阵营都是公开的事实了。”

什、什么？说起来，难怪最近工作中，不仅尤格诺亚兵，连克雷莫兰兵也经常跟我打招呼。特别是克雷莫兰兵，会亲热地拍我肩膀，问我：“怎么样？”昨天还有人对我笑着竖起大拇指，我不明所以但也回了一个大拇指，难道那是那个意思吗？怎么会这样，好丢脸。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这附近有没有合适的地洞呢？但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些事，连卡缪的长相都……到底是从哪里听说的？一问之下，原来是法里斯跟大家说的。或者说，我说过的话，都通过法里斯传遍了双方军队的士兵和干部们。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完全没想到，法里斯会告诉别人，而且还是这么多人……

“不能说吗？抱歉，是我不好。不过，正是因为伊莱文先生的事迹，那些原本讨厌尤格诺亚人的克雷莫兰士兵的想法，开始改变了哦。”

尤格诺亚的王子殿下和克雷莫兰的普通人关系很好，为了那个人拼命学习语言，还努力想和我们好好相处——

法里斯虽然这么说，但我还是羞耻得不行，简直无地自容，只能用手捂住脸，弓起背，从指缝间寻找能挖洞的铲子，别无他法。

虽然发生了那样的骚动，以及我个人的纠结，但我依然沉浸在和卡缪共度的克雷莫兰夏天中。

卡缪真的，如同高原上绽放的凛然花朵。我常常想，自己竟能从这广阔的世界中，找到仅仅一人、如奇迹般的这个人。有时我觉得这像是花与蜜蜂的关系：开在深山中隐藏的小花田里的一朵芬芳馥郁的花，和勤快地来往于那里的蜜蜂。就像我和卡缪一样。

我试着将这个想法传达给卡缪，斟酌着词语，对坐在身旁的卡缪这样说道：

“我是虫子。”

卡缪一如既往地微笑着听我说话。嗯嗯地点了两次头，第三次点头时，脖子停在了点头和歪头之间的角度。嗯。确实，这怎么说都太笨拙、幼稚了。我进一步思考着，继续道：

“卡缪是花。”

这样啊这样啊，卡缪笑着点头。但是，果然那脖子还是在四十五度角倾斜着停下了，眼睛看着斜上方，努力思考着我这令人费解的话语的意图。我彻底觉得自己没用了。

想说得更流利，想将满溢的思绪用确切的表达说出来，但可恨的是，我的克雷莫兰语词汇量实在少得可怜。如果换成狄尔卡达尔语或尤格诺亚语，或许还能说点像样的话——我抱着头想。就在这时，正好有一只蜜蜂飞来，停在了我们脚边绽放的小小的蓝色花朵上。对对，就是这个。我向卡缪指着那只小蜜蜂示意。

仅仅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蜜蜂，离开遥远的巢穴，无论是偶然还是必然，抵达了这片花田。又从众多绽放的花朵中，找出最特别的一朵，在那里栖息，短暂地停下翅膀，吮吸甜美的花蜜。就像我们一样。我想这么说，卡缪听懂了吗？

我心跳加速地观察着卡缪的样子，但卡缪只是静静地目送着钻进花瓣里、勤快地寻找花蜜的蜜蜂，不久后吃饱了肚子，又飞向某处的身影。

桥梁工程进展顺利，但离完成似乎还有很长时间。执行部最初的计划是冬季暂停工程，翌年春天再开工。克雷莫兰的冬天，我自己经历过，极其寒冷严酷。也有意见提出要不强行继续工程试试，但考虑到士兵和工人的安全，最终还是决定严冬期暂停工程，尤格诺亚师团也一度回国。那样的话，我当然也要回尤格诺亚。但那就得和卡缪分开了。

尤格诺亚军的大家都期待着冬天能回故乡，但我一想到回国，心情总是变得忧郁。而且，我总是在想，有没有办法能和卡缪一直在一起。原本，即使在休工期间，也预定会留几人作为警卫人员，我打算和外公商量，能不能让我担任那个职务。或者，能不能在那段期间，把我之前一直推迟的休假集中休掉。如果能，就在克雷莫兰度过那段假期，说不定反而能比现在花更长的时间和卡缪在一起。这么一想，战争结束后，我第一次对未来的事有了期待。

实际上，近来的我，常常要面对现实的严酷。

战后，我终于能写信给伊希村的妈妈了。在战争中，如果我们的所在地暴露给了敌方会很麻烦，所以一直没能写。所以，那是时隔大约三年，通过纸面和妈妈的对话。我在那封信里写了许多事。写了我们的近况，写大家都健康地生活着。然后写道：妈妈您身体好吗？村里的情况怎么样？我好想念伊希村，什么时候能回村里一趟，那时想吃妈妈做的菜。用狄尔卡达尔语一字一字书写的同时，乡愁越来越深，怀念着妈妈的笑容，我办理了国际邮递手续。于是，她很快就回信了。但是那内容，并非我所想象的那样。

『伊莱文变得这么出色，我很高兴。请注意身体，在尤格诺亚加油。』

我又写了一封信。

说等工作告一段落，我想回伊希村，想见妈妈。

她对此的回复，也依然没变。

『大家都很好，请不要担心。现在是非常时期，伊莱文要帮助罗外公，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

无论我多少次向妈妈说想见面，她都没有写过一句“回来吧”。她只对我说，在尤格诺亚加油吧。因此，我开始想，妈妈是不是不想见我呢？起初觉得不可能，但仔细想想，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她的亲生孩子。因为罗外公和特奥爷爷的缘分，婴儿的我被托付到家里。但对她来说，我只是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在伊希村时对我很亲切，但实际上在我离开村子的时候，妈妈“抚养孩子”的责任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她可能已经对我失去兴趣了。不，我觉得佩露拉妈妈不可能那样，但像这样和她分开，只能靠信件联系，心中的不安就膨胀起来。

而且，妈妈在信里叫我“伊莱文”。

每封信上都写着伊莱文。妈妈已经不用伊希村的名字叫我了。
不用外公取的、我在伊希村的名字。

“鲁米纳里”

一想到妈妈用那个声音呼唤我，我胸中就复苏起童年的记忆。

和朋友玩耍，和小狗赛跑，用特奥爷爷的鱼竿钓鱼，骑着邻居家养的马，偷偷跑去村里的禁地，满村子从这头跑到那头地玩耍，不久天色渐晚，肚子也饿起来的时候，山坡上的家里，妈妈就用那个名字呼唤我。鲁米纳里，饭好了哦，回来吧——我摸摸狗的头，朝朋友挥手，约好明天再玩，然后一口气冲上坡道，扑向在玄关等待的她的裙子。对这样的我，妈妈虽然嘴上抱怨，但还是温柔地接纳了我。伊希村的夕阳真的很红，天空、群山、村里的景色，都被染得通红。在一片赤红的世界里，我看着沐浴在夕阳中站立的妈妈，看着回去的朋友们的背影，然后回过头，望向薄暮降临的群山对面，遥远的北方，我的故国。

那座山对面，尚未得见的我的出生之地，埋藏着父亲与母亲的遗骨。那里有我的使命。我的命运在等待，总有一天我必须去那里。在我懂事的时候就这么想，为此，我做好了接受所有降临在我身上灾厄的觉悟。我从未忘记过这件事。

将思绪飘向远方的我拉回现实的，总是妈妈。

“来吧，鲁。”

用温柔的声音呼唤我的爱称，推着我的背，让我回到温暖饭菜等待着的家。

我最喜欢妈妈用那个名字叫我。

但那可能，只是我一厢情愿地仰慕着她而已。

对她来说，我只是碰巧托付在家里的、一个普通的外国孩子。

“因为会给我做饭，会在家里等我，所以我更喜欢佩露拉妈妈。”

她常常对罗外公说，和艾蕾诺王妃不同，自己这样的人充当母亲角色真是抱歉。所以，为了表达“没那回事”的意思，在家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大声地这样说了。那天晚上，我在床上听到妈妈拼命向罗外公道歉的声音。罗外公拼命地安慰着那样的妈妈。特奥爷爷也很为难。我假装睡着了，学会了人生中有即使心里想也不能说出来的事。并且一直在想，到底哪里不对。但是，无论怎么想，谁都没有错。佩露拉妈妈没有错，艾蕾诺妈妈没有错，罗外公和特奥爷爷没有错，亚温爸爸也没有错。那么，到底是谁错了呢？

——是因为我在这里，所以不行吗？

我不是妈妈的亲生孩子，也不是特奥爷爷的孙子。甚至不是这个村子的孩子。但是，因为我在这里，大家才烦恼、困扰。是不是我不对呢？或许那时候，还是婴儿的时候，如果我和爸爸妈妈一起

死掉，就不会像这样让大家困扰、烦恼了吧。

有时，我会这样想，感到寂寞。

战后，我把在克雷莫兰发生的事，一切的真相都告诉了外公。我以为会因为隐瞒的事被骂，但并没有。克雷莫兰派兵决定，告诉外公我要去见那个人时，也同样。外公宽容地点头之后，就转向女神像那边，再没说什么。

似乎已经对我没有兴趣了。

最近的外公，总在教会里。

他正急速推进自己在政权内的各种权限移交和调整，空闲的时间总是在教会的椅子上度过。而夜里，似乎总是在深深地饮酒。从我婴儿时期起就戒了的香烟，如今似乎也抽了很多。大家虽然委婉地劝谏，但他似乎听不进去。好几个人都拜托我也去说说。我也很担心外公的身体。但是，就算我说了，也没有任何改变。他只是温柔地点头说“知道了知道了”，他的行动一点都没变。外公的耳朵似乎已经听不到我的声音了。总是凝视着教会女神像的他，似乎在听着的不是我，而是别的什么人的声音。他的关心，似乎只在已前往大树身边的艾蕾诺妈妈身上。

是因为复仇的事已经办完，我失去用处了吗？

最近，尤格诺亚军的干部们一起到我这里来。说如果我有去哪里旅行的计划，请早点告诉他们。我以为这是因为 I 总在休息日泡在卡缪家，最近甚至还夜不归宿，所以来问责。于是我端正姿态向他们道歉，说工作一定会好好完成。但他们说不是那样。他们对我这样说道：

“哪有的事！去朋友那里当然完全没问题。那个，总之，怎么说呢，如果伊莱文大人考虑长期休假，并且没有返回军队的打算的话……罗大人虽然严令我们不可以追查伊莱文大人的行踪，但那

样的话，我们的立场实在是……拜托您，如果您要去哪里休假，请务必告诉我们一声……不！不！拜托您，我们来找您谈话这件事，请务必对罗大人保密……罗大人严令我们不能对伊莱文大人说任何话……咦？是、是的，罗大人说，伊莱文大人已经可以去任何喜欢的地方了……”

他们退出房间后，我思考着那句话的含义。

对外公而言，我这个存在，是他为女儿复仇用的、最大且最合适的棋子。将我这个本该在那天与国王夫妇一同被杀死的人，带到被押上刑场的宰相面前，让他好好看清楚，再让我扣下扳机——这就是外公复仇的最后计划。那样，他的大愿就达成了。

所以那天，本该由我执行刑罚。

通常，死刑犯的脸上会套上布袋，但宰相没有准备那个。那是为了让他好好看清我的样子。我想，外公的脸，他也应该看得很清楚。我正在准备步枪时，外公叫住了我。我以为他是要做最终确认，便依言将装填好的枪身递给了他。外公沉默地端起它，扣动了扳机，刑场上响起一声枪响。就那样结束了。将步枪还给我的外公，表情中读不出任何东西。只是，弓着背离开刑场的他，在我眼中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而从那天起，外公就对我失去了兴趣。

在那个命运之日，外公想救的，或许不是我，而是妈妈。

据说妈妈曾请求外公，带着我逃走。

枪声和悲鸣越来越近，追兵迫在眼前。刚生产完的身体连跑动都困难，妈妈判断外公一人要保护她和我们两人逃跑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将我托付给了外公。爸爸已经在王座之间被杀，据说已经无能为力了。外公抱着我，打开了只有王族和极少数近臣知道的秘道，千钧一发地滑了进去。据说隔着关闭的门，外公听到了妈妈被

枪杀的声音。

如果那时，救的不是我，而是妈妈。

只要妈妈还活着，外公或许会有我以外的、别的孙子。一个外公会中意的、作为尤格诺亚嫡子相配的优秀孙子。但是，因为妈妈死了，他的孙子就只有我一个人。不会再有了。

对外公而言，我是个不够格的孙子。

所以外公，或许已经觉得我怎样都无所谓了。

复仇结束后的现在，或许觉得我消失也无所谓了。

有时，我会这样想。

『不可以怨恨别人哦——』

特奥爷爷，好想见您啊。

爷爷教会了我许多事。

爷爷他年轻时在尤格诺亚当过佣兵，也会说尤格诺亚语。和罗外公一样，是个非常厉害的快枪手。我也在拼命练习，但直到最后都没能赢过特奥爷爷。他强大、温柔、无所不知，教给我许多事，我非常喜欢他。

当爷爷躺在床上的时间变长，只能吃一点点饭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这样说道：

『伊莱文啊，不可以怨恨别人哦——』

我，不可以恨谁呢？

只穿着身上的衣服就离开尤格诺亚的外公，当然也没有爸爸和妈妈的照片。所以我小时候，既不知道爸爸的长相，也不知道妈妈的长相。后来，外公在狄尔卡达尔政府保管的资料中，发现里面有爸爸即位时的照片，为我辛苦弄到了手。所以我才能通过那张照片知道爸爸的长相。但还是不知道妈妈的长相。外公常说，我长得跟妈妈很像。特别是我的头发，和妈妈一模一样。我也想看看妈妈的脸。但是王家的肖像画和照片全都被帝国方没收烧毁了，已经哪里都找不到了，连尤格诺亚国内都没有留下。取而代之留下的，是爸爸和妈妈被示众的照片。

据说，被背对背裸体钉在十字架上的两人的遗体，在王城前的护城河上吊了三天三夜。

前政权的人为了宣传自己的胜利，将这张照片大肆分发到国内外。据说也是为了让自己国家的国民，以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反抗他们会是什么下场。外公似乎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我看到这张照片，但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因为那张照片流遍了世界各个角落。和外公在世界各地流浪时，我曾在异国小巷的店头，包裹商品的旧报纸上看到了这张照片。我通过那张照片，第一次看到了妈妈的脸。但是那张照片上妈妈的脸沾满了血和伤，肿了起来，看不清到底是什么样子。外公说过的漂亮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只残留着参差不齐的头发贴在白色的头皮上。至于爸爸的脸，因为被近距离倾泻了大量子弹，开了一个又黑又大的洞，甚至能从那里稍微看到对面的景色。所以妈妈真正的长相，是在我回到尤格诺亚后，几位贵族和普通民众悄悄将珍藏的画作或照片献给新政府，才终于得以知晓的。

我拜托店主转让了那份报纸，将剪下的照片放在胸口袋的手账里，至今仍随身携带。

因为我觉得，我必须接受这就是实际发生在我父母身上的事，并活下去。

策划颠覆国家、谋害了父亲和母亲的宰相。

背叛王制、参与了政变的大臣、诸侯贵族。

被煽动性言论蛊惑、向被示众的父母遗体投掷石头的民众。

据说，主权一变更，他们就立刻翻脸不认人了。

因外公断然执行的血腥肃清而恐惧、拼命谄媚的帝制派人们。

嘲笑他们，向我吹嘘自己如何忠于王政的革命派人们。

19 年前向王家投石的民众，如今却热切盼望着王政的复活。

有各种各样的人。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人。

大家都为了自己的方便而活着。

但那是理所当然的。

大家都是为自己而活。

罗外公也好，佩露拉妈妈也好。

更何况我自己也是如此。

并不是该恨谁的事。

那么我，到底不可以恨谁呢？特奥爷爷想说，不要恨谁呢？

我想，我大概会花上一生的时间来思考这个答案吧。

小时候，相信着未来的我，完全没想过会变成这样。

在伊希村的时候，我常爬上高高的树，望着山对面、遥远的那一边、尤格诺亚的方向。长大离开这个村子后，我要去那里挑战自己的命运。然后等战争结束、和平到来后，就能对任何人、对大家都不用隐瞒、自由地谈论一切，也能自由来往于秘密的故乡尤格诺亚，那时，外公也好，佩露拉妈妈也好，都不用再有任何顾虑，大家都能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曾如此相信。但那只是孩子特有的浅薄想法。现实要复杂得多，并非一切都能如愿——我并非在战争中，而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切身体会到这一点。实际上，我觉得和敌人战斗的战争时期，反而更多事情能如我所想。

如果……

如果外公也好，妈妈也好，都对我说“不用回来了”的话，我该怎么办才好呢？如果尤格诺亚和伊希村都回不去了，我该去哪里呢？要不就这样留在克雷莫兰，找个能住的地方，找份我能做的工作，设法生活下去吧。那样的话，就能随时去见卡缪了。卡缪是不知道我身世的人。明明什么都不知道，却接纳了我。那样的卡缪，或许会收留连用处都没有、被大家说“不需要了”的我吧。她或许会同情我的处境，无可奈何地说“在一起也可以哦”。

怀着这样卑怯的想法，我望着卡缪。

在西斜阳光从窗户照入的光线下，卡缪正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我以为是要像平时一样教我单词拼写，但不对。

那是画。

一张纸上，两个人的画。

那竟然是，我和卡缪的画。

卡缪为我们两人画了画。

我高兴起来。

因为画里两个人也是并肩在一起的。

想到怎样才能像这幅画一样，一直和卡缪在一起，我的胸口就有些发疼。

但是，接下来看到画上添加的东西，我的呼吸停止了。

怎么会，可是，我明明好好……

卡缪直直地凝视着我。

那里没有我最喜欢的、卡缪平时的笑容。

卡缪用冰一样刺骨的眼神看着我。

我的脑子陷入混乱了，完全无法理解，但看着卡缪的表情，至少明白了自己做了非常糟糕的事。

该怎么办才好。

这种情况该——

.....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对卡缪这样说道：

“请在这里等我一下。”

然后我冲出卡缪家，急忙跑下通往屋前的小路。

就这样在村子里狂奔，朝着村里唯一的一家商店而去。

到了店里，我就那样冲了进去，扑到柜台上叫道：

“请给我戒指！”

事已至此，我认为自己必须负起责任。向卡缪求婚、结婚，今后的事必须由我来支撑。而求婚应该是需要戒指的。但事出突然，我当然没有准备。我想着，之后再和外公商量送正式的戒指，但眼下，至少在形式上必须先准备个戒指。就这样，我连珠炮般地向店主夫妇说明情况，中途我突然不安起来：这么复杂的内容，以我的克雷莫兰语水平，恐怕根本说不通吧？但出乎意料，不知为何，我的话似乎顺利地传达给了他们。咦，这难道说明我的克雷莫兰语比我想象的要进步一些了吗？我正这么想着，店主这样说道：

“情况我懂了。不过小哥，原来你会说狄尔卡达尔语啊，我都不知道。”

诶？

我刚才在用什么语言说话？

面对混乱的我，他们告诉我这家店不卖戒指，虽然可以订购，但需要时间。如果急的话，现在就可以开车送我去山下的镇上，在那里购买怎么样。这真是求之不得的提议。我向他们表达了最大的感谢，说“拜托了”，这次他们却愣住了。

“不好意思啊小哥。我和我老婆，都听不懂尤格诺亚语啊？”

啊？

我刚才在用什么语言说话？

看来我比自己想的还要慌张，连自己在用什么语言说话都模糊

不清了。于是我深呼吸，充分冷静下来，小心谨慎、慢慢地、仔细地、用狄尔卡达尔语对他们说“拜托了”。

“啊，这是克雷莫兰语，那个我们也会说。不过方便的话，能用狄尔卡达尔语说就太好了。我们是从狄尔卡达尔来的。”

我已经完全搞不清自己到底在用什么语言说话了。

现在脱口而出的话是尤格诺亚军、狄尔卡达尔语，还是克雷莫兰语，完全分不清了。连脑子里想的词是什么语言都变得可疑起来。难道我的语言能力，全忘在卡缪家了吗？我茫然地想着，再也说不出话来，店主有力地对我说道：

“没问题的！卡缪大姐头搬来这个村子以后，一直很照顾我们。来，小哥，跟我到店外来一下！”

就这样，我坐上了店主的车，为了得到求婚戒指，和店主一起朝山下的镇子出发了。

这位店主也算是村里的老熟人了。他得到尤格诺亚军的许可，每周几次会在尤格诺亚军营地开个小卖部。除了日用品、香烟、零食、邮票、明信片等，还卖些克雷莫兰的特产和工艺品，大家都说可以买给故乡的家人或恋人作礼物，很乐意买。小卖部开张的日子，商品总是卖得飞快。所以生意好像相当兴隆。也有人说他看起来不起眼，其实是个很能干的生意人。我碰巧没去过这家店，不知道他会说狄尔卡达尔语，但总之，店主肯开车送我，真是帮了大忙。

虽然帮了大忙，但他的驾驶技术真是安全得不得了。简直是超低速行驶。因为实在太安全、太低速了，焦急的我中途接手了方向盘。然后一路飙车朝山下镇子而去。途中似乎几次听到店主的尖叫和制止声，但我急着赶路，就装作没听见，全神贯注于方向盘操作。到达山下镇子后，我急忙冲进一家珠宝店，因为着急，抓住映入眼帘的东西就立刻买下，现在回想起来，店员当时拼命想对我说什么，但钱应该是够的，我没拿找零就冲出店，再次跳上驾驶座，掉头沿

着原路返回。那是我每回骑自行车去见卡缪的山路。此刻我将店主的运货小卡车油门踩到底狂奔，每到弯道或颠簸处，副驾上就像皮球一样弹起店主胖胖的身体，向我撞来，被我用手肘或者腿挡开了。我满脑子都想着卡缪。

那时，卡缪的表情僵硬紧绷。

为什么要用那么可怕的眼神看我呢？

难道是不想要吗？

是不是觉得发生这种事很麻烦，不想要孩子，不能生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国人的孩子——是被这样想了吗？

光是这么一想，我的眼里就泛起了泪光。是啊，我至今还没向卡缪详细说明过关于我的任何事。以语言不通为借口，关于我的出生地、长大的村子、身世等等，什么都没告诉过她。那是因为我没有自信。因为如果说了我的事，暴露了我已经没用了、不被需要了的话，说不定连卡缪也会厌弃我。如果连卡缪都不再需要我了，我就真的无处可去了。这么一想，话就变得沉重，总是说不出口。但是，正因为我这样什么都不说，卡缪或许在担心吧。一个什么都不肯告诉自己的外国人，就算某天突然消失也不奇怪。

卡缪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怀孕的呢？或许从意识到这件事开始，每天都感到不安吧。或许一直在害怕要一个人生孩子。因为我没有好好地、把我的事告诉她。因为我有所隐瞒，或许伤害了卡缪。啊，我真是个无可救药的人。

于是我下定了决心。

回去后，要把一切告诉卡缪。

为了不让卡缪担心，我也不能再逃避了。

我刚出生就离开故乡，欺骗了抚养我的村里人，对在旅途中遇到的人们也持续撒着谎，极力抹消自己的存在，就这样活到现在。我从不主张自我，也不求他人理解，只按周围要求的偶像般的方式活着。对我来说那是理所当然的，认为那就是自己的职责。既然我那样行事，周围的人们也就无法理解真正的我吧。但是，和卡缪相遇后，我第一次有了想告知真实自我的对象。卡缪是那个雪日，我战胜了自己的命运后得到的、无可替代的存在。这次，我必须向卡缪告知我真正的名字。

我叫伊莱文。

是尤格诺亚王国最后的王子。

出生当天失去了父母，被驱逐出国，在异国他乡隐藏身份长大。

然后为了夺回故乡踏上旅途，与你相遇。

与将我从深谷之底拯救出来的你相遇。

所以，我要再一次告诉你。

家世、名字，全都告诉你。

所以也请告诉我。

你的一切。

多亏把车子性能开到极限一路狂飙，我们总算在太阳完全落山前回到了村子。

在店前停车跳下来，店主的老婆跑过来对我这样说道：

“小哥，接下来要去求婚吧？来，用这匹马！”

一看，那里站着一匹漂亮的青毛马。

那匹马居然是老板娘特意从租马人那里借来的。

“求婚的话，必须得骑着白马去才行啊！”

唉，是吗？我正思忖着，但看看周围，村民们也都“嗯嗯”地点头。原来如此，求婚需要马啊，那是克雷莫兰的常识。我真是无知啊。不过，有人教我真好。毕竟我实在太慌张，把自行车忘在了卡缪家，一个人跑过来的。通往卡缪家的路又窄又陡，店主的车根本过不去。但骑马就没问题了。而且，也能尽早到达让我等着的卡缪身边。我向老板娘、副驾上只露出脚的店主，以及不知为何聚拢过来的村民们道了谢，飞身骑上了那匹漂亮的青毛马。不知为何响起了欢呼声。

“小哥，加油啊！”

“大哥加油！”

“哦哦，果然帅哥就是不一样啊。”

“跟白马很配嘛。”

“好厉害——像王子一样——”

“小哥加油——”

“小哥，大姐头就拜托你啦——！”

在大家的声援中，我像十六岁离家那天一样振动手中的缰绳，一路朝着卡缪家出发了。

然后，结论就是，那次求婚是大失败。

没确认尺寸就买的戒指实在太松了，轻易就从卡缪的手指上滑落，滚到不知哪里去了。卡缪面无表情地目送着它。我的额头冒出大颗汗珠。我慌忙跑下台阶，在草丛里弄得浑身是草，寻找戒指，但没找到。完全找不到。求婚需要戒指，这样下去可不行。或者说，感觉已经什么都不行了，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真的怎么办啊。神啊，特奥爷爷，救救我。我一边祈祷一边在草丛里寻找，卡缪踢踢踏踏地走过来，在我旁边的灌木丛里，轻而易举地捡起了那枚松松垮垮的戒指。

原、原来在那里啊。

不愧是卡缪，动态视力真厉害。

没等我生出敬佩，沐浴在卡缪绝对零度视线下的我无地自容，沉默地低下头，和往常一样，除了用双手捂住脸，别无他法。

之后，卡缪表情严肃地，一遍又一遍地问我，真的要结婚吗。我点头，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卡缪，结婚，我想和你结婚，我希望和你结婚。每当我认真、诚挚地重复“结婚”这个词，卡缪的脸就扭曲起来，最后抱住了头。

那么不愿意吗？

那么不想和我结婚吗？

我和卡缪坐在玄关前门廊最下面的台阶上，两个人都抱着头。

在那里，我又想像往常一样用双手捂住脸，但这次我忍住了。

不再逃避了。

我要向卡缪求婚。

为了卡缪，我决定要振作起来。

我握着卡缪的手，深知自己的话语笨拙，还是这样对卡缪说道：

『卡缪是妈妈』

『我是爸爸』

『卡缪、我、还有宝宝』

『三个人是家人』

『请永远和我在一起』

长长的沉默之后，卡缪说了声“真拿你没办法”。

那到底是哪种“没办法”的意思呢？我想。但卡缪露出了那个、我让卡缪为难时常有的苦笑，然后拍了拍我的头。

于是，像往常一样，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那种氛围，我觉得卡缪大概是接纳我了吧。

之后，我们牵着马缰，在暗下来的路上两人慢悠悠地走着，一起去店里还马。明明是一起走去的，但卡缪看到店周围还聚着的人群，不知为何向后转，用那敏捷的步伐先回去了。我归还了马，被村民们以“饯别”为名塞了许多礼物，被各种各样的人啪啪拍着后背，然后跑着追卡缪回了家。结果到了卡缪家，又不知为何挨了卡缪那记拳头。不过，卡缪那拳头，就像佩露拉妈妈打恶作剧的我的手一样，是充分控制力度的，所以其实不怎么疼。

之后，我和卡缪用她做的料理和村民们的馈赠，度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时光。

据说克雷莫兰的秋天每年都过得很快，暮色已经从山那边带来

了蕴含冬日气息的冷风。但卡缪家很温暖，充满壁炉柔和的暖光和美味料理热腾腾的蒸汽，我们共同度过了一个舒适宁静的夜晚。

饭后，我请求卡缪把那个戒指还给我。反正之后也打算送卡缪正式的戒指，而且我自己也觉得那玩意儿实在不行。于是卡缪不紧不慢地把双手绕到颈后，开始取下平时戴着的项链，咦，这难道是要拿项链代替戒指给我的桥段吗？

我心跳加速地等着，但卡缪把取下的项链穿过我买的松松垮垮的戒指，又挂回自己脖子上扣好扣环，然后用手指拉了拉最近敞口没那么大的领口，把项链塞进去，像是展示给我看似的拍了拍，就去厨房收拾餐具了。

我虽然很失望，但无意中看到，废纸篓里有一张眼熟的纸。我把它捡起来，展开那皱巴巴揉成一团的纸一看，那是从笔记本上斜着撕下来、呈不规则梯形的、卡缪为我们两人画的那张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这样想着，在桌上仔细抚平画纸的褶皱，夹进我一直随身携带的手账里，珍重地收进胸前的口袋。

后来，在我回到尤格诺亚时，重新垫纸熨平，请王室的御用画框师傅特制了刚好能装下那张纸片的梯形画框，成了装饰在我王城办公室的纪念品。再后来，初次访问尤格诺亚城堡的卡缪发现了那幅画，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尖叫，并以此为契机，大骂着“那种东西扔掉！”，和喊着“扔掉那种东西怎么行！”的我大吵了一架。但此时的我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怀着幸福的心情，也像刚才的卡缪一样，隔着口袋珍惜地按了按胸前口袋里的手账。

第二天，回到营地的我，给在尤格诺亚的外公打了国际电报。

尤格诺亚 罗外公 紧急 一则 私事报告 罗大人
我 让 卡缪 怀孕了 请原谅 承担罪责
立即 请求 尤格诺亚 与 克雷莫兰 两国 婚姻许可 伊莱文

罗外公很温柔，我从没被他骂过，但这次说不定会被骂吧，我这样想着，那天在宿舍睡下了。

半夜，察觉到外面传来的微弱动静，我醒了过来，意识到营地里发生了骚动。

迅速整理好装束，刚走出宿舍自己的房间，就迎面遇上了罗外公，我吃了一惊。

在我向他开口之前，他就制止了我。

“没事、没事的，伊莱文，什么都不用说。”

“外公，我——”

“没关系、没关系的，伊莱文，后面的事都交给外公吧。”

“但是，那个——”

“噢，可怜的孩子，一定很不安吧。不过，既然外公来了，就没问题了，没问题了哦。已经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外公用自己的手包裹住我的手，对我说道。温柔的语调让我想起童年时光。时隔许久触碰到的外公的手，比我想象的要小，有些干枯，但依然和以前一样温暖。能见到罗外公，能和他说话，我有些感动。但是，他说的话让我有些在意。

“外公没有错。错的是我。是我没有计划——”

“没关系，伊莱文。就算你不担心，外公也会去和那位沟通。之后也会从我这里，转交给对方足够今后无忧无虑生活的财物。为了让你的未来没有后顾之忧，就算动用我的私产，也一定会给那位和他的家人充分的援助。所以，你已经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哦……是啊，你没有错。这都是外公的罪过。说起来，是外公夺走了你的青

春，才变成这样……你明明连叛逆期都没有，那么听话，是个坦率又温柔的孩子……结果……结果……却对别人做出这种无理的事……”

外公断断续续地说着，非常动摇，似乎深感责任重大。确实，外公是我的监护人。但我已经成年了，他不必负那么大的责任吧。而且也不用哭啊，我这么想。

“不，我不这么认为。全是我的责任。和您没关系，是我——”

“那位住在哪里？外公直接去那里，和那位的父母谈谈吧。为了不让你今后的人生留下祸根，外公诚心诚意地去道歉。也准备好了支付足够的赔偿金。”

“是。外公，那位的父母已经去世了。而且现在，赔偿——”

“什么！竟然已经去世了……那发生这种事，那位也一定很不安吧……不，没关系，伊莱文。交涉由外公来。你只要退到外公身后就好。没关系。没关系的，伊莱文。外公会保护你的……”

外公无论如何都要去见卡缪。

他看了我发的电报，以最快速度安排了军用飞机，真的是不眠不休地从尤格诺亚飞到了克雷莫兰。因为我的疏忽，劳烦外公做到这种地步，我真的非常抱歉。但是，我也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所以，我告诉他先请休息，等冷静下来之后，我再带他去那个人住的村子。而且有时差，克雷莫兰现在是深夜。就算现在出发，我想那个人也一定已经休息了——我补充道，外公终于勉强答应了。

我也向似乎被这场骚动吵醒、顶着一头乱发在我们周围打转的将校们道了歉，请他们为外公准备床铺，之后我们就解散了。

即便如此，在黎明前、太阳还没升起时，我就被外公叫醒，不得不和他一起出发前往卡缪家。

这次外公也在，所以不能再骑自行车了，借用了军用吉普车。

“……那么，伊莱文啊，你，是怎么看上……不，是怎么和那位认识的呢？”

开车的我，被外公问道。

“是。是去年的事。我们为了见法纳多教王，正在前往拉姆达的路上。”

“哦哦，是啊，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你在山里失踪了，我真是魂不守舍啊。抵达拉姆达的队员们也都深感责任，甚至有人说要自杀，安抚他们费了好大功夫。不过，就算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让人脊背发凉的经历啊。”

“那时让您担心了，非常抱歉。当时我在山中受伤，动弹不得。被当地人救了。”

“嗯。是这样啊。你之前说过，在这次任务中要去见那位。外公也想着，只要你同意，也想去向那位道谢。准备了聊表心意的一点礼金，还有尤格诺亚政府的赠礼。”

“是吗？谢谢您。然后我来到克雷莫兰，和那个人重逢了。”

“哦哦，这样啊。”

“是。能向他道谢了，之后就成了朋友。”

“嚯嚯，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加深了友谊。关系变好了。”

“那是好事啊。既然你这么说，那一定是位很好的人吧。”

“是。对方是非常好的人。前天，她告诉我她怀孕了。”

“哦哦，这样啊……什、什么？”

“对不起。”

没有回答。往旁边一看，外公张着嘴僵住了。果然在生气吗？车子在微暗的山路上前进。东方的天空已经亮了，但被山谷包围的道路上还没有光照进来，有些昏暗，需要开灯。只有引擎声回响的车内，不久外公开口了。

“等等，伊莱文，也就是说……”

“是。”

“首先，救你的那位，是女性吗？”

“是。”

“然后，你和那位关系变好了，对吧？”

“是。”

“然后，那位告诉你，她怀孕了……？”

“是。然后我求婚了。”

我这么一说，外公用双手捂住脸，无力地垂下了头。那样子像是打心底里对我感到无语。对自己做的事，我此刻才感到浑身发冷。因为任性的行为给外公添了麻烦，我心中充满歉意。我感受着手上的汗水，继续开车，身旁的外公在小声嘟囔着什么。

“何等愚蠢……无可救药……大蠢材……”

至今为止，我从未听过外公用如此严厉的词语说我。连我也不由得紧张起来，握着方向盘的手也用力了。看来我让外公失望到了那种程度。我甚至想立刻停车，到外面去向他行萨玛迪式谢罪。

不久，外公长叹了一口气，抬起头，对着我这个不肖的孙子，依然用温柔的声音说道：

“……情况我大概明白了。不过你啊，这个，措辞啊……不，算了，没事，伊莱文。啊，不过，外公果然还是得向那位打个招呼才行啊……”

然后，外公虽然略显疲惫，但还是朝我露出了笑容。那是时隔许久才看到的、与过去无异的、温柔的笑容。

“给您添麻烦了，非常抱歉。然后，我有事想和您商量。”

“哦哦，什么事？只要是外公能帮上忙的，什么都可以商量。尽管说。”

这么说着的外公，不可思议地，表情似乎比刚才清爽了一些。

“那个人告诉我她怀孕了。但是，我并没有和她做过那种事。”

“什、什么！？那到底是……”

“我每次都绝对会弄在外面。所以我认为不会怀孕。”

“…………”

“我并不是在怀疑她不忠——”

“……伊莱文，你，避孕是怎么做的？”

“biyun 是什么？”

终于从山间照进来的晨光，照亮了外公的脸。外公睁圆了眼睛，张大了嘴，久久地凝视着我。不久，他缓缓地、郑重地，对我宣告：

“伊莱文啊，男人的这种东西啊，就算不是那个时候，也会一点点地漏出来的哦……”

这次轮到我张着嘴看着外公了。结果被他提醒“看着前面开车”。之后，他抱着胳膊，嘟嘟囔囔地说什么果然还是外公的教育有问题啊之类的。我又一次觉得自己没用了。因为自己的不成熟又给外公添了麻烦，我感到强烈的罪恶感。我正想像往常一样沉默，但想起不久前对卡缪发过的誓，我重新考虑，决定这次要好好把自己的心情告诉外公。

“外公觉得我丢脸吗？”

至今为止即使想到也说不出口的事，一旦下定决心说出口，意外地就能流畅自然地说了出来。

“我是个配不上尤格诺亚王子身份的人。总是让外公蒙羞，我感到非常抱歉。”

我终于能向外公道歉了。

之前的我因为胆怯，连向他老人家道歉都做不到。

“……你说什么呢？”

从旁边传来外公动摇的声音。

“至今为止，除了你还能配得上尤格诺亚王子身份的人，这世上本就不存在，为什么说自己不配……难道是有人对你说多余的话？是谁，告诉我。是谁对你说过了那种蠢话。蠢货，竟敢蛊惑纯真的伊莱文……”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

“为、为什么，伊莱文，为什么那种事……”

“因为我尤格诺亚语很差。”

“你……从刚才起到底在说什么？你的尤格诺亚语是完美的。

谁说很差了？”

“大家似乎都这么想。听过我说话的尤格诺亚人都笑了。”

“……你，什么时候受过那种侮辱？那人是知道你是我的孙子，还做出那种无礼之举吗？可恶，要是外公在场，绝不会放过那种无礼之徒……竟敢对我们伊莱文……”

“外公也在场。”

“什、什么！？”

“外公带我参观城下町的时候。因为我语言太差，大家都笑了。”

“什、什么……哦、哦哦，难道是说，你在那个露天摊买东西的时候？”

“是。那位夫人觉得我尤格诺亚语说得不好，好像以为我是外国人。”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不，不对，不对，伊莱文！绝对不是那样！那是你的误会！”

“是误会吗？”

“是的！听着，伊莱文，你记得那时自己说了什么吗？”

“记得。”

“那应该明白吧！‘夫人，在您百忙之中打扰了’，对吧？你对城下町露天摊的大妈说‘夫人’……大妈的眼镜都要跌碎啦！”

“我说错了吗？”

“不，没错。没有错，只是不适合那个场合而已。那种地方，轻松地说‘大妈，给我一个’就足够了。实际上我们也是那么说的。可你却说什么‘可以让我看看商品吗’……明明只卖烤栗子……大妈眼睛瞪得溜圆看着你呢。”

“是这样吗？”

“是的。因为你用了过于礼貌的措辞，大家才困惑的。而且城

下町的孩子们说话都很快。算是粗鲁的口吻吧，你被搭话的时候，稍微思考了一下对吧。所以才会被开玩笑说是外国人。那种旧市街的小巷里，有很多旧时代脾气、口无遮拦的人。当然，大家本性都不坏。”

“是、这样吗？”

“长年离国的你，说着真正正确的尤格诺亚语，反而是国民们说着走样的语言，这种对比让大家觉得好笑，所以才笑的。简直反过来过了嘛。当时同行的市长和官员们也说，对下层民众都能如此礼貌周到，真是诚实的人品啊，都纷纷夸奖你呢。那之后你的评价也更高了。外公我，可是非常自豪呢……听好了，伊莱文。”

“是。”

“你的尤格诺亚语是完美的。没有任何错误。不如说，你用的是比尤格诺亚人更正确的尤格诺亚语。外公很高兴。打心底里为你骄傲。这都是你心系祖国，认真学习的结果。现在政府里，好像也有人看不起你是在外国长大的人，但那些人，看到你写的出色的书信，听到你出色的演讲，都灰溜溜地退下了。外公对此得意得不得了。说实话，我想向大家炫耀你，简直忍不住。无论去哪里都想带着你，让大家看看我有这么出色的孙子。当然，外公没有那样的资格。你能成长得这么出色，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也是特奥爷爷和佩露拉妈妈的福。外公什么都没做。外公对你什么都没能做。不仅如此，还从你的人生中一味地剥夺……”

“不是的。我从外公那里学到了很多。多亏了您，我才能走到今天。如果没有您，就没有现在的我。”

“……你真是温柔啊。但是，已经可以了哦？伊莱文啊，外公再说一遍，你已经可以自由地生活了。不用再听外公的话了。自己自由地思考，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下去吧。可以去任何喜欢的地方，不用再回到外公身边了哦？”

“那样我会寂寞的。外公说我可以按自己喜欢的去做，但我想

今后也和外公、佩露拉妈妈，还有大家在一起生活。我结合小时候从外公那里学到的事和自己学习的事来思考，觉得要让大家和平地生活下去，您的想法是必要的。所以我遵从了您的话。那是我思考后选择的生活方式。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我并不怀疑它。但是，如果您对我说不用回来了，我会很悲伤。您可能觉得复仇已经结束了，不需要我了，但我需要外公。我希望您和妈妈，还能需要我。”

“不需要你了？外公绝对没这么想过！怎么可能有那种蠢事！佩露拉妈妈也一定是同样的心情！对了，我前几天因为有事去了狄尔卡达尔，也见到了佩露拉妈妈，佩露拉妈妈攥着你的信在哭哦。说想见你一面也好，希望你早点回伊希村……但是她说，你今后要作为伊莱文王子在尤格诺亚生活了，不能再叫你鲁米纳里了，说着就哭个不停……真是的，让妈妈那么哭，你真是个不孝子啊。外公明明劝了你那么多次，让你早点回伊希村探亲，你总是拒绝……”

“……妈妈是那么说的吗？”

“是的。我们只是希望，你能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生活下去。但是，或许我们也对你顾虑太多了……”

“我从没觉得被什么束缚着。”

“是吗……？”

“是。尤格诺亚是爸爸和妈妈的国家，是我的故乡。但伊希村也是，有佩露拉妈妈在的、我重要的故乡。我想带佩露拉妈妈看看尤格诺亚。也想让成为我家人的那个人，来看看尤格诺亚和伊希村。也想让外公和佩露拉妈妈见见。两个人都是我重要的家人。家人还是在一起比较好。”

“这样啊……”

“是。所以孩子出生后，我想请您带我们游览尤格诺亚，教我们尤格诺亚的故事。我对尤格诺亚还不够了解。”

“那、那样的话，去找个合适的人当向导。找尤格诺亚最好的向导……”

“不，我不想找别人，我希望外公来做向导。”

“不……外公离开国家太久了。可能不适合当向导……”

“但我想让外公来。希望外公教我和我的家人尤格诺亚的事。

您最清楚爸爸和妈妈在世时的尤格诺亚。希望外公教我们爸爸和妈妈见过的尤格诺亚。”

“……这样啊。”

“而且其他人会误解我，我有点应付不来。”

“误解？那是什么？”

“是。您还记得阳台上的谈话吗？大家一起收拾城堡的时候，让我看了尖塔阳台外的景色。于是我说我见过这景色。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写道，我长大后连婴儿时期看到的景色都还记得。”

“哦哦，那篇报道啊。”

“我被大家误解，很困扰。”

“什么？那是误解吗？”

“是。我完全不记得婴儿时期的事。我记得的是小时候外公给我带来的尤格诺亚历史书的照片。那张从那个阳台拍摄城下町的照片登在上面。我是想起了那本书，才说我见过这景色。中途我注意到大家都误会了。所以想让您帮我向大家解释误会。但您什么都没说，我想或许我保持沉默比较好，就什么都没说。”

“是、是这样吗？外公还以为，你真的记得婴儿时期见过的光景呢……记得被亚温抱着，俯瞰尤格诺亚城下町和民众时的情景，心想你果然是神派来的奇迹之子啊，外公很感动……”

“不是的。什么都不记得。”

外公张大了嘴，惊呆了。

“您说过，今后为了洗刷尤格诺亚王家的污名，需要在公众面前留下好的印象。所以我以为这也是您计划的一部分，就什么都没说。”

“什、什么啊，你……要是那样，说出来不就好了……要是当时不方便说，事后也可以找外公商量……”

“外公看起来很忙，我没能说出口。”

“对外公不用那么客气的。只要你希望，我随时都能抽出时间……不过，你原来是为了那种事在烦恼啊……”

“对不起。”

“……不，没关系，伊莱文。外公也有不对。如果今后有什么困扰的事，立刻告诉我。多小的事都可以。一定要找我商量。对你来说，特奥爷爷更像真正的家人吧，但外公也是你的家人啊？不用客气，有什么困扰的事，立刻说出来。”

“是。话说回来，特奥爷爷和罗外公，两个人都是我的家人。我一直这么告诉大家。但是外公总是对我说那种话，我不太喜欢被那么说。”

“哦哦，是这样啊。抱歉抱歉……但是，话虽如此，实际上你小时候，外公去看你的时候，你总是躲在特奥爷爷和佩露拉妈妈身后不肯出来呢……说来惭愧，那个时候，外公可是非常嫉妒他们俩呢。伊莱文真正的家人是我，在心里不知想过多少次……哎呀呀，一把年纪了还这样，对被照顾的两位真是丢脸，虽然心里明白……”

“那是因为外公很少来。我隔了很久才见到外公，会害羞。但其实很想早点跟外公玩。一直想着要说新学会的尤格诺亚语给您听，让您夸我。”

“这样啊，这样啊……”

太阳渐渐升起，周围的景色清晰起来。外公“咕”地抽了下鼻子。在清晨冰冷的空气中，他不停地用手帕擤着鼻子。然后像是振作起来似的，用开朗的声音问我：

“……话说回来，伊莱文啊，你，向那位求婚时说了什么？”

“是、是。那个，呃……”

“嚯嚯，不说也没关系啦。你，好像很热心地学习克雷莫兰语吧。在军中也成了话题呢。那位是克雷莫兰人吧？果然是用克雷莫兰语求婚的吗？”

“是，那个，我对那个人这样说了，呃嗯——‘请和我决斗’。”

“……嗯？你，刚才说什么——”

“外公，到了。从这儿开始路窄，车进不去。就在这儿下车吧。”

到达卡缪家时，天已经大亮了。

开门出来的卡缪，看到本该在工作（今天是工作日）的我，吃了一惊。然后看着我身后的罗外公，露出了戒备的样子。我介绍了外公之后，那份戒备似乎缓和了一些，但依然有些不安地来回看着我们。这时，一直站在我身后的外公向前迈出一步，用克雷莫兰语对卡缪说话了。那语速非常快。全是我不认识的单词，连音和省略层出不穷，就算出现听过的词，在我想起意思之前就被大量的词语推走，甚至还有俚语混在里面，那简直是克雷莫兰语的洪流。像怒涛般流去，我脑子里什么都没留下。

听到这些的卡缪，一瞬间愣住之后，立刻开始用和外公相同的语速说话了。就算是她说的话，我也几乎听不懂。在两人压倒性的词汇量面前，我完全无能为力。卡缪和外公两人，噼里啪啦、滔滔不绝地用克雷莫兰语持续交谈着。虽然偶尔能听到些熟悉的单词，但两人语速都太快，对我来说简直是惊人量的词语一口气喷出，完全来不及理解。直到此刻我才深切体会到，卡缪对我说话时，用的是多么手下留情的克雷莫兰语。我完全、根本、无法理解他们在说什么。“自己多少会说些克雷莫兰语了”果然只是错觉，实际上连两人的对话都理解不了，我相当沮丧。尤其是完全听不懂卡缪在说什么

么这一点，彻底粉碎了我的自信。明明要成为卡缪的丈夫，却听不懂妻子说的话。我甚至对能和卡缪流畅交谈的外公，感到有些嫉妒。

就这样，两人自顾自地热烈交谈，终于注意到我时，卡缪和外公都明显地降低了语言水平对我说话，这反而让我更闹别扭了。

但是，之后我们三人在卡缪家的壁炉前促膝而谈，计划着在下雪之前，把伊希村的佩露拉妈妈叫到克雷莫兰，也让卡缪的弟弟回来，两家团聚，在冬天来临前举办一个小小的结婚派对。

Fin.

译者/picOFFee

花了 1 天时间整理初稿，又花了 1 天排版，
最终呈现出来的字数竟然和上次差不多。
这是一个由语言障碍牵起的，有趣的恋爱故事，
硬要上升的话，也有一些隐含的反战主题。
乡下姑娘与外国士兵间的努力沟通，显得啼笑皆非而又十分可爱，
两人间的情感逻辑完备而充实，背负复仇责任的复杂心境也极为细腻，
其中穿插的外公与外孙、养母与养子之间充满误会的亲情，
以及旧臣对君主的愧疚、还有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情谊也十分动人。
总而言之，是一篇优秀的、有原作风格的二创，
也没有因为性转的噱头而扭曲人物性格。
抱歉什么漂亮话也说不出来，总之如果想消遣娱乐的话，请务必读读看！
对于不了解原作的人，体验可能会有些欠缺，但丝毫不影响对剧情的理解。

我有的时候会想：
如果两人心灵相通，
是不是不需要语言和言语，
用眼神和动作就可以沟通了呢？
当然，故事的男女主也不乏误会，
但他们还是凭借气氛，相处得很好。

我认为，或许重点不在于「传达了什么」，
而是「尝试去沟通了」，也说不定呢？

(*原文在蓝 p 揭载，url: <https://www.pixiv.net/novel/show.php?id=13712645>。)

封面画师：ゆさん | X (Twitter) : @1159u | *该转载无商用目的，侵删。

翻译仅供个人交流学习使用，不作商用，禁止无授权转载，请支持原作者)